

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

書叢國中代現

中國革命底理論問題

著 施存統

現代中國出版社

1928

必 翻
究 印

著 者 施 存 統
著 者 施 存 統
著 者 施 存 統
著 者 施 存 統
著 者 施 存 統
著 者 施 存 統
著 者 施 存 統
著 者 施 存 統
著 者 施 存 統
著 者 施 存 統

中國革命底理論問題

· 版 初 日 五 十 月 一 十 年 七 十 國 民

角 三 洋 大 價 實

費 運 加 酌 埠 外

著 者

施 存 統

出 版 者

現 代 中 國 社

發 行 者

上 海 老 靶 子 路 永 吉 里
新 東 方 書 店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坊

中國革命底理論問題

施存統著

一 理論問題底重要

中國革命現在正遇到一個根本的危機。反動的勢力一天高漲一天，全國革命的份子都在嚴重壓迫之下，全國大多數民衆都在水深火熱之中。別方面，整個革命戰線已經鬧得四分五裂，革命同志互相猜忌，互相衝突，甚至於互相殘殺。全國反動的勢力和革命的勢力都在動搖不安的狀態之中。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切革命的同志，一切被壓迫的民衆，都要求出路，要求一條解放的出路，然而事實上，多半在徬徨歧路之中。於此，我們必須從理論上重新來探究中國

革命問題，重新確立中國革命底科學的理論。

嚴格地說，過去中國革命問題，並沒有嚴正的統一的科學的革命理論。在國民黨方面，三民主義的名義雖然普遍了全國，然其內容却各有各的解釋，而且大多數人還只認得『三民主義』四個大字。在共產黨方面，雖然承認國民革命是中國目前社會底普遍需要，然對於國民革命的認識，大家很不一樣，尤其是對於國民革命和社會革命的關係，始終沒有確定的認識。過去支配中國革命分子底思想的，一部份是純外國的無產階級的理論，一部份是『老牌國貨』帶着極濃厚的封建色彩的理論，還有一部份是變相的資產階級的理論。我敢大膽地說一句：過去並沒有嚴正的統一的實際的科學的中國革命理論。一部份人只歡迎『舶來品』，另一部份人只愛賞『古董貨』，始終沒有建立起中國自己的統一的實際的科學的革命理論。因為沒有這樣的革命理論，所以不能有一致的共信，不能統一革命戰線，不能統一革命領導權，以致行將告成的中國革命，

不能不中途失敗。

誰都知道，現代中國底革命是國民革命。然而大家對於國民革命的認識，却很不一樣。有的人以為國民革命僅僅是獨立自強的民族運動。有的人以為國民革命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又有些人以為國民革命是民族民權的革命。也有些人以為國民革命是社會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的一種革命。還有些人以為國民革命是含有社會革命性質的革命。凡此種種，理論至今還沒有一致，而且越鬧越分歧，有些竟是玄學化，宗教化，封建化了。因此，目前一個最大的需要，就是統一革命的理論（這是統一革命戰線底先決條件而且是基本條件），或者說建立正確的革命理論。我們應該採用科學的方法，站在大多數被壓迫民衆的立場，根據中國社會現實的狀況及其在國際中的地位，確立中國革命底正確理論。有了正確的革命理論，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成功的路上去。

所以在這革命戰線分裂，革命失敗的時候，我們應該重新研究革命理論問

題，求得正確的革命理論，以指導今後的革命運動。我們應該很坦白地承認，過去革命底失敗，我們每一個革命者都應該負一部份責任，我們自己過去做了許多錯誤的工作。這些錯誤的來源，就是因為沒有正確的革命理論做革命運動底指導。所以我們要指導今後的革命運動，第一要建立正確的革命理論。不過這個工作是很艱難的，斷非一二人能力所能完成，尤非淺學寡識的我所能勝任。現在，我就我自己過去的經驗和研究所得的結果，很忠實地發表出來，以就正於先進同志。至於我對於其它各種理論的批評，請俟諸異日。

中國革命理論問題，是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我希望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努力細心研究一番，把自己研究的結果忠實地發表出來，以供大家底討論。

一一 中國革命底出發點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底一部份。現在是帝國主義統治的世界，全世界被壓迫民衆都在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蹂躪之下。世界革命底目的，就是要打倒全世界被壓迫民衆底死敵——帝國主義，實現全世界人類底平等。中國革命底最大目的，就是要打倒八十年來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實現全中國人民底平等。所以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底最重要的對象和最後的目的，完全相同，中國革命，必然地爲世界革命底一部份。關於這一點，一切真正革命同志底意見，大體沒有什麼不同。

問題是在於中國革命這一部份在整個世界革命中占的什麼地位。世界革命有兩個構成部份：一部份是西方無產階級革命（還應該包括日，美），即資本主義先進國底社會革命；另一部份是東方被壓迫民族革命（還應該包括非洲，美洲），即經濟落後國底國民革命。中國革命當然是被壓迫民族革命中的一部份，不過是最重要的根本的一部份。倘若中國革命成了功，全東方被壓迫民衆

都會繼中國而起革命，並且可以促起西方無產階級底革命。從經濟上從政治上從地理上觀察，都是如此。所以中國革命這一部份不但在被壓迫民族革命中占一主要部份，就是在整個世界革命中也是占極重要的部份。

然而問題還不在這裏。在這種程度以內，大家的意見還可以一致，沒有什麼大的不同。但是一超過這個程度，追究到這一部份究竟是什麼性質，在世界革命中有沒有其獨立的地位，意見便不一樣了。在這里，過去顯然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認定中國革命在世界革命中有其獨立的地位，一種否認中國革命在世界革命中有其獨立的地位。

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有一種人以爲中國革命（或一切被壓迫民族革命）在整個世界革命中是一個獨立的要素，和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一樣，都是構成世界革命的基本的要素。這種人認定中國革命有自己獨立的（特殊的）立場，以獨立的資格參加世界革命。真正的代表者是孫中山先生及其始終忠實國民華

命以達到世界革命的信徒們。還有許多人以為中國革命在整個的世界革命中只是一附屬的要素，它只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幫手（或）工具，無產階級革命的附屬品。這種人不承認中國革命有自己獨立的立場，只認定以幫手的資格參加世界革命。真正的代表者是始終服從第三國際命令的中國布爾塞維克。（決不是他們現在罵為機會主義者的舊共產黨員。其實，國共未分家前的共產黨員，至少有一半是真正國民黨左派。此事有機會當詳論之）。這兩種人的立場是不同的，在國共合作時代還不甚顯現，一到了國共分家，革命戰線破裂以後，便很彰著地表現出來了。最明顯的是表現於共產黨分化之中，由五六萬黨員減少到一萬餘黨員，便是一個最大的證據（根據『布爾塞維克』雜誌上所說的話）。由這種立場的不同，所產生的政策當然不能完全相同。過去革命領導權底不能統一，革命戰線的終於破裂，雖有其他的重要原因，但至少總應當承認，這種立場底不同，是一個很大的原因。這是每一個革命的同志都應該深刻的反省的。

這種立場的不同，由於什麼原因？簡單一句話，由於被壓迫民族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兩者底出發點不同。被壓迫民族革命底出發點是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無產階級革命底出發點是解放整個無產階級。因為兩者底出發點不同，雖然最後的目的的一樣，都在於打倒國際帝國主義以達到全人類底平等，完成世界革命底工作，但它們對於世界革命的態度及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却不一樣。被壓迫民族革命第一個任務是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第二個任務才是解放無產階級，是要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去解放無產階級；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第一個任務是解放無產階級，第二個任務才是解放全體國民，是要在社會革命的過程中去解放全體國民。因為這種態度和作用不一樣，所以當前的主要任務，結合形式，鬥爭方法等，也就不能完全一樣。而這些不一樣底根本原因，完全在於兩者底出發點不同。被壓迫民族革命和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出發點不同，是我們一切認識底基本認識。有了這個基本認識，才能了解中國革命和世

界革命底正確關係。

被壓迫民族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底出發點不同，又是根據什麼原因呢？這完全是由於他們所根據的社會條件不同。現在世界顯然有兩種不同的國家：一種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壓迫國），另一種是受帝國主義壓迫或與帝國主義對抗的國家（即被壓迫國）。前一種國家是英，美，日，法，意，比等國（德國近來也加入了）；後一種國家是中國，印度，高麗，埃及，摩洛哥，波斯，阿富汗，菲律賓，尼加拉圭，爪哇，安南，緬甸等國，以及蘇俄，土耳其，即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社會主義的國家。這兩種不同的國家，現在正在明爭暗鬥之中，其勢決不能兩立。社會主義的蘇俄，在本國雖然已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然在國際上依舊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是一個被壓迫的國家（雖然在某種意義上，和帝國主義國家處於均勢的地位）。不過這是一個特殊的問題（當然不是絕對的），此刻且不去論它。我們這裏要討論的是帝國主義本國，和受帝國主

義壓迫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兩者的社會條件，究竟有些什麼不同。從經濟上說，帝國主義本國，是以工業為中心的國家，有大規模的機器生產，有集中的生產機關和交換機關，生產已日益趨向社會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却是以農業為中心的國家，多半是小規模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生產，只有很少的新式產業，全國經濟底生命都操在帝國主義手中，決定於帝國主義搜集原料銷售製成品及投放資本這些要求之下。從階級上說，在帝國主義本國，階級分化十分清楚，社會劃然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階級（至少以這兩大階級為主），無產階級數量雄厚，組織鞏固，意識明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階級分化還未明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很幼稚，無產階級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未能占決定的地位，人民底大部份還是小資產階級和準小資產階級（過渡階級），即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智識份子等，而且整個民族都在帝國主義底統治壓迫之下。由於這種經濟的階級的條件不同，帝國主義本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底革命出

發點，自然不能一樣。在帝國主義國家，要求革命的是無產階級，當然以解放無產階級爲革命底出發點，且有龐大的生產機關爲社會主義底基礎，當然可以直接實行社會革命。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要求革命的是整個被壓迫民族（在客觀上），不只是少數無產階級，當然以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爲革命底出發點，且因爲只有很少新式生產機關，當然只能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去完成社會革命。這是被壓迫民族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底出發點不同底客觀的原因。

中國是一個被壓迫民族，中國革命底出發點，當然是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中國革命底歷史，就是說明這件事實的。近代中國革命運動，開始於中國革命底導師孫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決定從事革命運動，是在一八八五年，受了中法戰敗，北京條約成立的刺激。其後歷次革命運動，每次都與帝國主義進攻中國有直接的關係。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發生，中山先生到檀香山，美洲等處，創立興中會，鼓吹革命。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失敗，中山先生謀襲廣州城

(九月)，事敗陸皓東死。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破北京城，大肆屠殺搶掠，引起鄭弼臣在惠州起事，史堅如炸廣州督署，唐才常在武昌舉事，秦力山在安徽響應。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告終，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戰爭，爲爭奪中國領土實行戰爭，昏聩無能的滿清政府，一聲也不敢響，靦然宣告嚴守中立而不知恥，當然要引起民衆底憤怒與反抗；中山先生便於秋間在日本東京成立革命同盟會，越益積極努力革命工作。一九一三年，袁世凱投降帝國主義，取得大借款來消滅革命勢力，使中國重復陷入整個反動的局面，中山先生又把國民黨改組爲中華革命黨，淘汰一切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分子，重整革命的陣容以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工具。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失敗，曹陸章喪權賣國，引起空前的羣衆自動的『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發生，引起普遍全國的工商商學一致參加的最廣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並因此引起粵港大罷工，促進兩廣底統一以至於出師北伐，收回漢滸英租界，逼得最大的英帝國主義讓步

。這些事實，都是證明引起中國革命的最大的動因，是帝國主義的壓迫——經濟的，政治的及文化的壓迫。中國革命底出發點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打倒帝國主義以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從這一個出發點一直地往前走，必然地要達到非資本主義的民生主義。在這一個從民族主義到民生主義的悠長的過程中，必然地要引起民衆底自覺，發生對於民權主義的要求以爲鬥爭的武器。這樣便產生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成了被壓迫民族革命底根本理論。中國革命，事實上向來是在這一個根本理論之下來進行，雖然大家主觀上還不一定清楚地認識。這個革命理論，首創於孫中山先生，而其具體的完成，還有待於他底信徒底忠實努力。這是國民革命的基本理論，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有別。這個理論，不但適用於中國，而且可以適用於一切被壓迫的民族。中國革命只有在孫先生這個國民革命的理論之下才能完成，這好像帝國主義國家底革命只有在馬克思那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之下才能完成一樣。這兩個理論，不是互相衝突，

乃是互相爲用的。他們底出發點雖不同，但是都要打倒帝國主義，完成世界革命。不過我們中國不是帝國主義的國家，沒有廣大的無產階級，整個民族都在帝國主義底統治壓迫之下，自然只有接受孫先生這個國民革命的理論，以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爲我們底出發點。

『中國革命只有兩個系統，一個是承繼總理這一個國民革命的系統，另一個是承繼第三國際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這兩個革命系統底目的雖然相同，但是它們底出發點卻不一樣，所用的方法也不盡相同。我們可以說，這兩個革命系統，一個由東而至，一個由西而來，走向同一的目的地。我們只能於這兩個革命系統中採取一個，不能在這兩者以外，憑空造出一個新的革命系統，因爲它無論在客觀上或主觀上都沒有根據。中國共產黨，現在採取第三國際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我們從中國現在的社會經濟條件上來觀察，可以斷定它在現在是走不通的。我們如果以客觀的態度，從歷史上從社會經濟狀況

上來觀察中國目前的革命，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承認現在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忠實地承繼總理這一個國民革命的系統，以堅強的確信勇敢邁進，去完成中國革命的歷史的任務。——見拙作『目前中國革命問題』第一篇。

三 中國革命底社會基礎

中國革命底出發點，我們已經明白，在於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可是參加革命忠於革命的，事實上決不是整個民族，亦不能是整個民族。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在全民族中，有些人不但不來參加革命，而且還實行反革命；同為參加革命的人中，也有些革命性強些，有些革命性弱些，在革命中的作用很不一樣。這是什麼緣故呢？完全是由於他們底階級關係。因為全民族中，事實上有許多階級的（雖然大半還不是嚴格的社會階級，只是一種社會層），各階級底利害不一樣，因之他們在革命中的作用也不一樣。大概最受壓迫的階級，革

命性最豐富；受壓迫較少的階級，革命性較少；一方面受壓迫一方面又壓迫人的階級，有時可以革命，有時也可以反革命，革命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必然地會變成反革命；至於以壓迫別人爲主的階級，就必然要實行反革命了。所以社會階級底分析，是革命問題中的極重要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不能分析社會階級的人，決不能真正懂得革命，尤其不能決定革命底正確策略。我們要尊重科學，我們要承認事實。在科學上在事實上，我們不應諱言階級，而且也不能諱言階級。

中國社會底階級分化究竟怎樣？中國社會底主要階級是什麼？要答復這個問題，首先要知道中國社會究竟是什麼社會。簡單地說，現代中國社會是一個國際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宗法封建社會。這個社會，包含着三個重要的要素，即宗法的要素，封建的要素和帝國主義（包含資本主義）的要素。就對外的關係上說，自然是帝國主義的要素占了支配的地位；就對內的關係來說，却是封建

的要素占了主要的地位。因此，中國社會目前的主要階級，還是封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農民，工匠，小商人，智識分子等），並不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國革命至今不能成功，其客觀上的主要原因便是由於這種階級關係。封建階級是一個正在沒落的反動階級，再沒有力量去維持其統治的地位，穩定舊社會底固有秩序了。小資產階級是一個過渡的中間階級，日在動搖分化的過程中，雖有革命的要求，但不能獨立從事革命。資產階級雖有一部份是要求革命，然其數量和質量，均不足以領導革命，故不能引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使中國成爲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無產階級雖然是最革命的成份，然其數量只有二百多萬，組織訓練都還很幼稚，實際上也還不能領導革命，更不能單獨從事革命，故不能引入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使中國成爲無產階級獨裁的國家。過去有些人以爲資產階級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又有些人以爲無產階級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其實都是自己欺騙自己，自己安慰自己的話，正經地說，都不是這麼一

回事。有一個時期，國際無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是一個事實，中國無產階級自然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要素，然而中國無產階級並沒有真正取得革命領導權。近來呢，革命的勢力被封建階級領導到反動的路上去了。反動的封建階級重復穩定起來（其實依舊是動搖的），恢復他們底固有勢力，革命在實際上已經失敗了，至少是『革命尚未成功』，離成功還遠得很。其所以如此者，還是各種階級勢力互相作用的必然結果。

現在再把中國社會底現實階級，較精密地分析一下。從革命的觀點看來，可以區分為兩個部份：一個部份是反革命的階級，別一個部份是革命的階級。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屬於反革命的階級。工人，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屬於革命的階級。我這種分類，完全根據於現在的事實。對與不對，還希望大家批評，指教。

先說封建階級，可以分做兩個部份：一部份是官僚軍閥，又一部份是地主

。現在中國社會底統治者，還是這些封建階級。一切舊制度舊思想底代表者，就是他們。代替帝國主義直接統治中國的，也是他們。反抗革命運動摧殘革命勢力的主要角色，也是他們。他們是一切反革命勢力底中心，反革命運動底領導者（自然他們又受帝國主義者底領導）。在城市裏是官僚軍閥，在鄉村裏是地主（或所謂土豪劣紳）。他們是中國革命底內部的最大障礙，他們和中國革命是勢不兩立的。

自從滿清專制的中央權力崩壞，辛亥革命中途失敗以來，全中國都成了分崩割據的封建局面。該地方底軍閥，就是該地方底皇帝。一切兵馬財政，生殺予奪之權，都握在軍閥手裏。對於人民，橫征暴斂，視爲當然。命令卽法律，『朕意』卽聖言。所謂中央政府，不過是大軍閥底代辦機關（當然就是帝國主義者底代辦機關），由他們底幫手官僚來組成。官僚又通過借款政策和利權割讓政策，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爲帝國主義與軍閥底媒介人，自己則從中取利，

藉喪權賣國以蓄積自己底「官僚資本」，形成中國唯一的財政資本家。無論在地方或中央，軍閥都須依靠官僚做他底工具，官僚亦須依靠軍閥以圖自己底生存。軍閥和官僚，如左右手之不能相離。他們互相勾結以出賣中國，壓迫民衆，同爲帝國主義底工具，中國民衆底敵人。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軍閥和研究系，交通系，外交系，安福系，政學系等官僚互相勾結，把中國攪亂到如此不堪，就是這種成績底表現。現在舊軍閥舊官僚雖然已經死了或倒了幾個，然而他們底實力依舊存在，他們早已改頭換面地重登政治舞台，而且新軍閥和新官僚還不斷地形成。從實際上觀察，現在的情形，可以說比以前還更壞，其橫蠻，兇暴，殘酷，無理，不知道比以前還超過多少倍。這種官僚軍閥的反動勢力不消滅，中國革命決無成功的可能，就是形式的統一也還做不到。所以革命革了這麼多年，現在還是分崩割據的局面。民衆底痛苦，更不消說，只是有加無減了。我們如果真要使中國革命成功，真要解放全國被壓迫

的民衆，第一非把這些反革命的官僚軍閥根本剷除不可。

這些官僚軍閥在鄉村裏的基礎，就是地主階級，尤其是大地主，或所謂土豪劣紳。地主階級尤其是大地主，一方面幫助官僚軍閥剝削農民，別方面幫助帝國主義搜括原料，所以他們是雙料工具，軍閥官僚底工具兼爲帝國主義底工具。同時他們自己剝削農民的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普通租穀總在農民生產物百分之五十左右，全部剩餘農產品都握在他們手裏，差不多獨占了地方底農產品市場，農產品價格多爲他們所決定，且侵及工人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底利益。他們由剝削農民生產品來蓄積資本，再以這些資本用於土地投機，有一部分變爲商業資本，有一部份變爲借貸資本，重復剝削農民。他們這種經濟上的優越權利，必然地要變成政治上的優越勢力。鄉村政權，實際上是握在他們手裏。所謂紳士，多半是他們底工具，依附他們而生存。他們是最頑固的舊制度底代表者，爲一切反動勢力底經濟基礎。所以地主階級，至少是大地主或所謂

土豪劣紳，和官僚軍閥一樣，是反動的社會成份。中國革命底使命，無疑地必須掃除這種反動的封建階級——官僚軍閥和大地主等。

其次，說到資產階級。其中有兩個不同的成份：一個是買辦資產階級，另一個是國民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這兩個成份，其利害很不一致，對於革命的態度也不一樣。買辦資產階級，寄生於帝國主義經濟之下，以銷售外國商品供給外國原料為責任，其利害與帝國主義一致，為帝國主義底直接工具，當然是反革命，決不會參加革命。國民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底經濟壓迫，不能發達本國實業，論理是應該反對帝國主義；並且還應該反對軍閥，因為軍閥連年戰爭，阻礙交通，使他們底實業無從發展。然而他們底力量過於薄弱，又多半剛從買辦階級脫離出來，或現在還兼為買辦階級，斷沒有積極參加革命的勇氣，更沒有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向資本主義路上去的自信，所以過去雖然曾經一時參加過革命運動，現在實際上却已經脫離革命戰線，與帝國主義及封建階級

妥協，或竟投降帝國主義及封建階級了。所以國民資產階級，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革命的要素，和買辦階級封建階級一樣，同為反動的要素了。現在中國底反動局面，在國內是以封建階級為中心，資產階級為幫手而形成的。實際領導這個反動運動的是國際帝國主義，尤其是英日帝國主義。

說完了反動的階級，應該接下去說一說革命的階級。前面已經說過，工人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都屬於革命的階級。這三個革命的階級，占人口底絕對多數，為中國革命底社會基礎。只要這三個階級能夠結成鞏固的革命聯盟，任何反動勢力都不難消滅。現在，我們且把這三個階級簡單地分析一下。

先說工人。其中可以分做兩個部份：一部份是近代產業工人（即無產階級），另一部份是手工業工人。全國產業工人約二百多萬，手工業工人約計四五十萬。這些工人，過去在革命運動中，是站在第一線的，尤其是產業工人，常常做革命底先鋒隊。京漢路大罷工，『五卅』上海大罷工，廣東香港大罷工等

，都是他們最英勇最光榮的鬥爭。他們在全民衆中，實在是最革命的部份，已經有許多事實證明了。尤其是產業工人，因他們在生產中地位的重要，受了大規模生產的訓練，思想最進步，行動最勇敢，紀律最嚴明，是中國革命勢力中最精銳的一部份，在客觀上本來應該由他們來領導中國革命，不過主觀上現在還做不到。他們很多在帝國主義者直接支配之下工作，受帝國主義壓迫最厲害，最能認識帝國主義底真面目，在利害上決不能和帝國主義妥協，實爲反帝國主義最澈底的成份。我們要使中國革命成功，首先便須注意這些工人，把他們組織起來，訓練成爲最有力的戰鬥員。

次說農民，農民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又是負擔租稅最重，生活最困苦的階級，在革命中當然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國革命，大部份就是農民生命。不得廣大的農民參加，中國革命決不會成功。不解放痛苦的農民，中國革命便沒有意義。中國最大部份的生產是農產品，農民在經濟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中國農民受了地主，官僚，軍閥，資本家，帝國主義者層層壓迫，已經苦得不堪了。最近連年戰爭，兵匪橫行，天災屢降，更把他們逼得叫苦連天，無法生存了。他們現在要求解放的呼聲是非常迫切的。他們只要組織起來，便是很有力量的。我們如果要使中國革命成功，非把農民這個偉大力量組織起來不可，也非解放廣大的農民不可。不過農民之中，階級關係非常複雜：有富農，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雇農等。富農在某種程度是剝削者，當然不會參加革命。自耕農偏於保守現狀，通常不能積極參加革命，然因苦於橫征暴斂及貪官污吏底壓迫，有時也能積極參加革命。半自耕農，佃農，雇農等，因受地主底剝削和生活底困苦，自然都能積極參加革命，尤以雇農爲最。總之，農民廣大部份，客觀上都要求革命，而且也能組成革命的勢力，過去已有許多事實證明。現在我們底任務，就是要把這廣大的農民組織起來。

最後說到城市小資產階級。所謂城市小資產階級，指的是手工業者，小商

人和智識分子（包括學生）。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因受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底壓迫，日益趨於破產覆亡之途，在客觀上已無法可以挽救。他們除了積極參加革命以取得自己底利益外，已無其它求生存的道路。自然，他們在現社會中，還可以勉強苟延殘喘，然而其時期決不能長久。他們誠然是患得患失，革命性很不豐富，然而其生活底艱難，將使他們不能不參加革命，至少不能不同情革命。至於智識分子，由於求學求職的困難和目覩經濟破產政治腐敗等情形，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自然，少數上層智識分子容易因自己獲得『高官厚祿』『肥差美缺』而妥協而腐化而反動，然而多數下層智識分子決不能如此，因為中國目前的經濟能力決辦不到。無論帝國主義，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在目前都不能完全收買這大批失業的智識分子，也不能殺盡這些智識分子。這些失業的或將失業的智識分子，為求自己底生存，只有革命一條出路。何況中國智識分子，在這幾年革命運動中已有相當的訓練，對於革命的認識已有相當的清楚

。很多智識分子，不但已經懂得自己底命運和革命底關係，並且已經懂得自己在革命中的使命了。我們從中國客觀條件研究起來，無論如何不能不承認革命的智識分子在中國革命中是一個重要的要素，自然是要他們站在農工一方面，克復自己小資產階級的意識。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目前中國革命底社會基礎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在某種程度內，遊民無產階級也是一個革命的成份，例如從前中山先生運動過會黨，但他們決不能做革命底基礎。）這三個革命階級，現在都受着帝國主義，封建階級及資產階級底壓迫，當然都需要解除帝國主義，封建階級及資產階級底壓迫，而獲得自己底解放。這三個階級相互之間，利害雖不能絕對一致，然決無根本的衝突。工人和農民，固然大體上利害是一致，就是城市小資產階級，也只有與工農聯結一起，跟着工農走，才能解放他們自己，因為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決不能解放他們。這三個階級底要求，就是實現革命的三民主

義。他們要求打倒帝國主義，以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民族主義）；他們要求剷除封建勢力，以建設革命的民主政權（民權主義）；他們要求建設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平均地主土地，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以消滅資產階級（民生主義）。即他們要求實現『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三民主義的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在只有這三個階級，才是真正要求革命的三民主義。也只有這三個階級結成革命的聯盟，才能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完成國民革命達到世界革命。所以我們要使中國革命成功，首先應當鞏固這三個階級——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聯盟。

（四）中國革命勢力底組織問題

要鞏固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聯盟，必須建立一個統一的聯合戰線的革命黨，集中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過去革命底失敗，就是因為

沒有這樣的革命黨，沒有統一革命領導權。今後要想革命成功，絕對地需要這樣的革命黨，絕對地需要統一革命領導權。從經驗上從理論上考察，我都敢堅決地這樣主張。

現在先考察過去國共兩黨底組織關係。國共兩黨底破裂，有人痛罵共產黨不好，又有些人痛罵國民黨不好，還有些人專門怪某某領袖底不好。彷彿公理，婆有婆理，只有別人錯，自己決不會錯。其實呢，大家都要負責任，尤其是自命爲最革命的人，最應負責任，誰也洗不了乾淨。這是很沉痛的事，這些是是非非，我此刻也不忍去講它。我這裏所要講的只是這一點：就是國共分裂底組織上的原因。我們要知道，過去國共兩黨這種組織上的關係，其破裂是一件必然的事。我希望一切革命的同志，按住一切的感情，平心靜氣地把這件事情回想一下，研究一下，不要把一切責任都推在別人身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不負責任，是革命者最可恥的事情。

過去國共兩黨底組織關係，是全世界沒有例子的。本來革命是創造的事，不一定要模倣前例，以前沒有例子，我們可以創造例子。但是創造例子，一定要有相當的客觀基礎，決不能單憑主觀隨意造出。我去年在武漢時曾經爲了這個問題想了好幾十次，希望國共兩黨不至於中途破裂，然而始終想不出很好的辦法，後來僅僅在理論上勉強解決了這個問題，以答復同學底質問。這就是說國民黨是以農民爲中心的，共產黨是以工人爲中心的，農民和工人底利害，大體是一致的，可以合作到底，所以國民黨和共產黨也可以合作到底。當時鄧演達先生也爲了這個問題非常煩悶，唱出國民黨以農民爲階級基礎的理論，並且到處宣傳這個理論，爲貫徹這個理論計，身兼中央農民部長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主任，欲將國民黨底階級基礎建立起來。這個主張，在理論上未始不能成立，然而在事實上，差不多始終是鄧先生唱『獨脚戲』，國民黨方面並沒有羣衆響應，共產黨方面多數人只是在暗中好笑。因爲當時兩湖農民運動底實權是

操在共產黨手裏，事實上決不能拿出來奉送給國民黨，所以鄧先生雖然在高唱農民是國民黨底階級基礎，實際却始終不能發生一點效果。這種事實上的矛盾，當時是沒有方法解決的，除非國共兩黨實行合併。

過去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關係，有兩個根本的矛盾：一個是對羣衆運動的矛盾，另一個是對左派的矛盾。共產黨在決議案上差不多每次都決定幫助國民黨羣衆化，強大化，然而事實上却始終不願把工農羣衆直接介紹到國民黨（怕受資產階級的影響），只把一些小資產級的學生介紹到國民黨裏充數（因為他們橫豎是小資產階級）。國民黨始終沒有建立起工農羣衆的基礎，自己固然應該負很大的責任，共產黨也應該負一部份責任。其次，共產黨在決議案上每次都說要幫助國民黨左派，使左派力量大過右派，然在實際上却始終妨碍左派發展，拚命吸收左派分子到共產黨裏去，左派事實上始終只能做共產黨底附庸，不能成爲一個獨立的力量。在共產黨方面，爲圖自己底發展，拚命吸收左派是

當然的，然而左派却因此吃虧了，始終不能成爲一個強大的力量，有些左派便因此不高興共產黨或反對共產黨了。實在說，過去共產黨中，至少有一半是國民黨中真正的左派，他們單爲國民革命而加入共產黨，並不是爲無產階級革命或信仰共產主義而加入共產黨。他們有些是因爲認定共產黨訓練比較的好，爲受訓練而加入共產黨（因爲國民黨太無訓練了，連會也不開，費也不繳，消息也得不到），有些是因爲受了右派底攻擊，氣憤不過而加入共產黨。我常常說：共產黨發達得很快，多靠右派底幫忙（因爲他們動不動罵別人爲共產黨，被罵者索性做共產黨了）；右派發達得很快，也多謝共產黨底幫忙（因爲他們也動不動罵別人爲右派，被罵者索性變成右派了）；最苦的是站在中間的左派，始終不能發達，而且還左右挨打。這種情形，直到現在，還是一樣，這也不是偶然的，原有其客觀的原因。

過去共產黨，一方面是一個獨立的黨，有自己底各級黨部，有自己底特殊

政策，有自己底獨立活動，有自己底嚴格紀律；同時又好像是國民黨內的一個黨，在國民黨底各級黨部中都有共產黨底黨團，許多重要的工作都在國民黨內實行。這種組織形式，其發生破裂是必然的事，單純的國民黨員和跨黨的共產黨員，對於黨的意識，勢必不能完全一樣。跨黨的共產黨員，因為共產黨底組織嚴於國民黨底組織，自然要以共產黨為中心。單純的國民黨員，因為只有一重關係，自然要以國民黨為中心。由於這種黨的意識底不同，雙方自然不能完全沒有隔閡和猜疑。在跨黨的共產黨員方面，有很多準備取國民黨而代之（這雖然不是共產黨底決議，但實際確有這種自然發生的現象），每天謹防國民黨底反動，對於國民黨存有一種戒心，因之力圖自己勢力底擴大，不肯多把工農羣衆介紹到國民黨裏去；對於國民黨的黨務也多不肯積極進行。在單純的國民黨員方面，有很多準備有朝一日推翻共產黨（有些是早已做反共工作），每天防備共產黨向自己革命，對於共產黨存有一種恐怖心，至少對於共產黨勢力底

擴大，感着一種不安和懷疑，因之都想自己組成一種勢力以爲之備，有些小團體便因此發生，右派如此，左派後來也是如此。跨黨的共產黨員和單純的國民黨員，對於宣傳三民主義的態度，也多不能一樣，比方說雙方都不願積極宣傳民生主義，但是各有各底態度：在跨黨的共產黨員，多半看不起民生主義，目爲一種不澈底的欺騙農工的社會政策，深怕民生主義實行了（或宣傳普遍了）於共產主義不利，故不願意多所開口；在單純的國民黨員，觀察完全相反，多半認民生主義是一種過激的共產主義，宣傳民生主義就要被共產黨利用，爲共產黨張目，因之寧肯不要民生主義或不談民生主義。在過去，實在只有很少數跨黨的共產黨員和單純的國民黨員，高興談談民生主義，這還就一般情形而論，現在單就左派和共產黨的關係來說吧。在事實上，真正支持總理『容共政策』的是左派。所謂國共合作，實際乃是左派和共產黨合作。論理，左派和共產黨的關係應該是很好的，表面上的確是很好；然而實際上却充滿了懷疑心，你

不放心我，我不放心你。黨派底不同，共產黨員既然加入國民黨，又不對國民黨公開（事實上自然不能公開），雙方自然要發生隔閡，有些話彼此不能盡情而言，至少也要留一二分，或者彼此都要玩弄一點手段。在共產黨人呢，向來抱有一種成見，以爲一個人若還沒有加入共產黨，無論左到什麼程度，總還多少帶着小資產階級的色彩，不能算十分靠得住，因之對於左派，總有幾分不放心。在左派方面，因爲自己沒有加入共產黨，對於共產黨許多事情不知道，而且自己底行動，多少不能不受共產黨底牽制，自然而然對於共產黨發生懷疑和不满，深怕共產黨或者於自己不利。還有一點，就是共產黨是清清楚楚看得見自己底羣衆的，而左派却始終看不見自己底羣衆，有些以爲羣衆都是左派的，有些以爲都是共產黨的（實在，當時在表面上也沒有方法區別）。由此種種事實，必然地要引到國共兩黨底分裂，分裂本是遲早的事。

固然，我也知道，國共兩黨底分裂有許多個人的原因：但是，我以爲最重

大的一個原因，還是由於組織關係底錯誤。在這種組織關係之中，實伏有必然破裂的素因，誰也不能專怪誰。我曾經根據過去的種種事實，細細做過客觀的研究，知道過去國共兩黨底組織，根本上不能持久，不能始終集中一切革命的勢力，統一革命的領導權。我希望一切革命勢力重新集中起來，革命底領導權重新統一起來；但我不能贊成恢復過去那種國共兩黨底組織關係，因為那是不可能的。我相信總理底『容共政策』現在雖然不能實行（現在是國既不容共，共也不容國了），但這個政策底精神，依舊沒有錯誤。總理容共政策底根本精神，在於集中國內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我們不能說這是共產黨底口號，這實在是真正國民黨底口號），以完成中國革命。我們要使中國革命成功，決不能違反這個精神。但是過去的組織關係，決不能照樣恢復。聽說現在還有人主張恢復容共政策，其實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今後要集中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一定要改變過去的組織關係。

因此，現在有人主張國共兩黨實行黨外合作（各不跨黨）。聽說現在的『第三黨』（據『突擊』第一期說，他們底名稱叫做『中華革命黨』，自稱承繼真正的國民黨的），就是這樣主張。我們看了他們底機關報——『突擊』和『革命行動』，很奇怪他們爲什麼不批評共產黨，爲什麼還承認『工農暴動是下層階級對上層統治階級革命唯一的手段』，聽說他們原來是主張和共產黨實行『黨外合作』的，他們承認中國需要一個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存在。無論從他們底刊物上和我聽到的話看來，他們現在似乎都還沒有明顯的立場。他們自己既不承認是小資產階級的黨，並且說如果是小資產階級的黨還應該打倒；但他們同時又承認中國有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存在的必要，主張和共產黨實行『黨外合作』。這顯然是一個很大的矛盾。他們既非代表小資產階級（如『突擊』所聲明），又非代表無產階級（因爲他們需要共產黨代表），那麼他們所代表的究竟是什麼？他們或者要說，他們是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如果如此，無產階級底利

益當然在內，而且佔了很重要的一部份。但是這樣的黨，只有兩個是形式可能的：一個是國民黨內部容納了一個共產黨，另一個是根本否認了共產黨組織底存在，組成統一的聯合戰線的黨。第一個形式是過去所採用的，事實已經證明它底不適當了，現在不必再行討論。第二個形式，他們又不採用，因為他們還承認中國有共產黨存在的必要，主張和共產黨實行『黨外合作』，對於共產黨採取不明不白的態度，至今還沒有鮮明的表示。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革命組織非常清楚：一個是組成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利益的聯合戰線的黨，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去逐漸完成社會革命；另一個是組成代表無產階級的單一階級的黨，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直接從事社會革命。需要前者便不需要後者，需要後者也不需要前者。我們只能於這兩個革命組織中選取一個，沒有徘徊四顧猶疑不決的餘地。

若除了上述兩個革命組織之外，去求黨的立場，就只有承認自己是一個代

表小資產階級的黨，因為小資產階級是一個社會事實，其本身並無所謂好壞，問題只在於他們在革命中的作用，如果他們需要革命又能夠革命，那就應該積極領導他們來革命。現在有些人一面痛罵小資產階級，一面又高喊「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去製造小資產階級，我覺得未免過於滑稽。我這種話，也許有人（我想是一定的）要罵我替自己底階級說話；不過我可以很坦白地回答：我承認我自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我決不敢隨便冒稱『無產階級』的美名，我是承認中國小資產階級只有革命一條出路，並且相信要革命必須和無產階級聯合一致去革命，但決不贊成小資產階級應該無條件地跟着無產階級或遊民無產階級去亂行暴動。（我決不否認暴動在革命中的需要，但是要有條件的。羣衆自發的暴動，我們無法反對，但決不應該不負責任地去亂行煽動。革命不是賭博，革命黨人對於羣衆尤其是對於革命的羣衆，是應該十分負責任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也曾經細細想過，想了許多次數，常常自己問自己道：

中國革命需要一個小資產階級的黨嗎？這樣的黨有成立的可能嗎？能夠革命嗎？我以為這樣的黨，在理論上可以成立，在事實却是不可能的，而且亦沒有這個需要。單獨小資產階級的黨，斷不能克復小資產階級妥協苟安的心理，組織決不能嚴密，訓練決不能深刻，行動決不能一致，主張決不能一定。同時又看見有一個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存在，心裏總不能不感着不安和疑懼，自己既不能積極向社會主義的路上去，同時又深怕共產黨從背後來革他的命。對於革命底前途既無確信，對於革命的進行自然不能勇敢。我曾經自己想過，如果就我個人來說，只要今天所走的路是對的，有革命意義的，即使明天別人來革我的命，也沒有什麼要緊，因為一個人底生命在羣衆中是很小的，算不了什麼。在我個人，從來不曾發生過誰來革我的命的奇想，因為我向來以為如果我反革命了，當然要被別人來革命，算不了什麼一回事。可是羣衆決不能這樣，羣衆是希望有一個好的『明天』。羣衆如果看不見有一個『明天』，便馬上會失去奮鬥

的勇氣。一個革命黨，一定要使他底黨員知道他底有希望的『前途』，黨才能發展，才有力量。過去國民黨左派，多半缺乏這種自信。我親眼看見有些左派同志，自以爲是共產黨候補黨員；又有些左派同志，對於共產黨勢力底擴大很感不安，然而自己又不能確定自己底前途。他們懷疑自己底前途，同時又懼怕共產黨底發展。就是和共產黨關係極密切的人，例如鄧演達先生，也有這種疑懼。我記得去年二月我剛到武漢時，鄧演達先生便對我講，國民黨底出路只有自己趕快實行民生主義，向非資本主義的道路進行，不然便難免被共產黨來革命。實在，過去國民黨人怕共產黨人向他革命，共產黨人怕國民黨反動，雙方互有戒心，互相準備，在多數人確是一個事實，雖然沒有經過一種決議。這種疑懼多半由於一個錯誤的理論發生。就是認定中國有兩個革命，先由國民黨實行國民革命，再由共產黨實行共產革命。這個理論，彷彿國民黨和共產黨底多數人都很相信。其實，這個理論並非由於分析中國革命環境而得，一半是有於抄

襲外國革命底理論，一半是由於反映過去國共兩黨底組織關係。如果我們現在還要組織一個單獨小資產階級的黨，去和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實行『黨外合作』，姑無論將來奪取政權時必然決裂，就是現在在羣衆運動中也一定要發生衝突。除非這個小資產階級的黨，完全是共產黨底工具，或者可以免除重大的衝突。可是一形成了黨，有了自己底羣衆必然會發生黨的意識（利害不同姑不去說它），和共產黨不同，遲早必因黨的意識不同而猜疑，而衝突，而決裂。與其將來重演『國共分裂』的悲劇，何如現在早爲之計。從理論上從事實上都可以證明組織單獨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的黨（連農民黨也在內），既不需要，又不可能。這樣的黨，對於整個中國革命沒有什麼益處，其結果恐怕還要妨礙要革命勢力底統一。我們希望革命的同志們，不要做這樣無效的企圖，以免釀成將來的悲劇。

歸根結柢，我底意思是主張組成一個切實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利益的聯合戰線的黨，消滅其他一切的黨。我贊成十三年總理改組國民黨的精神和

原則，但以爲應當改變其組織形式，即國民黨和共產黨，不應再取以前那種混合組織的形式，而應採取化合組織的形式。我以爲國共兩黨底一切糾紛底總源，是由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起的。但是其錯誤決不在於改組原則和精神，乃在於組織形式。假使當時取消混合組織的形式，解散共產黨的組織，採取化合組織的形式，使共產黨化合於國民黨，則國民黨決不至於弄到這步田地，中國革命決不至於像今日這樣無辦法。當時國民黨如能採取化合組織的形式，至少國民黨底組織比現在健全，國民黨底農工基礎比現在鞏固，革命勢力比現在統一，中國革命比現在有辦法。過去不能做到這一點，實在是中國革命底一個重大損失。現在我們經過了過去那樣嚴重的教訓，如果還不覺悟，依舊各逞私意，願意重踏過去的覆轍，其結果我們一定是成了中國革命和中國民衆底大罪人，主觀上雖爲革命，客觀上反而害了革命。我誠懇地希望一切革命同志：第一不要各懷私意，第二不要再算舊帳，（這筆帳讓歷史先生去算吧），第三不要妄想

包辦，大家一致團結起來，向民衆底敵人，革命底敵人進攻。我們想想：我們底敵人底勢力多麼雄厚；國際帝國主義者，新舊軍閥，資產階級，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及其他一切反動勢力。他們已經結成了鞏固的反革命同盟，我們呢，還是互相猜疑，互相衝突，甚至於互相殘殺。我們全體聯合起來，尙且敵不過我們底敵人，何況是自相衝突呢。這是我們底死路。我們要知道，反動的局面一到來，一切革命份子都該死，甚至於稍爲『不安份』的人都該死。過去的事實，已給與了我們許多教訓，我們難道還不覺悟嗎？現在擺在我們面前很清楚的一三種革命勢力：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我們應該把這三種革命勢力一致團結起來，團結在一個革命的黨裏。只要把這三個階級底一切革命勢力統一起來，組成一個統一的聯合戰線的黨，才能統一革命領導權，才能解放全國被壓迫民衆，才能完成中國革命。我們現在應該盡一切的努力，爲造成這樣的黨而奮鬥。在客觀上，這樣的黨，無疑地只有忠實承繼總理這個國民革命系統的

革命的國民黨。總理十三年改組的國民黨，實際上就是統一的聯合戰線的革命黨。現在的國民黨雖然日趨腐化，但是我相信總理在羣衆中的精神依舊存在，大多數下層黨員依舊是革命的。我們應該承繼總理十三年改組的精神，復活統一的革命的國民黨。我相信革命的國民黨在客觀上是有羣衆的，而且其羣衆還要超過共產黨好多倍，不過過去指導不得法罷了。中國現在是絕對需要一個統一的革命的國民黨，以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爲基礎的國民黨。有了這樣的國民黨，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也不需要了，勢非消滅不可。因爲這樣的國民黨，其本身已經代表了無產階級底利益，並且必須能充分代表無產階級底利益。有了這樣的國民黨，中國革命必然地會走上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共產黨要再革命也無從革起了。

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中國共產黨決不會解散或消滅。自然，我也相信中國共產黨決不會自動地解散或消滅，但我却相信中國共產黨底勢力可以減少到很

小的程度。只要統一的革命的國民黨能夠充分代表無產階級底利益，共產黨在無產階級中的勢力必然會減少，在其他階級中更不消說。我們從理論上從事實際上，都可以證明中國共產黨承繼第三國際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在現在是走不通的。過去共產黨勢力底強大乃是一種變態，由於國民黨太不努力。實際，國民黨底羣衆基礎，多過共產黨好幾十倍，而且共產黨底羣衆基礎，同時也可以做國民黨底羣衆基礎。中國革命只能有一個，即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領導中國革命的只能有一個黨，即統一的革命的聯合戰線的國民黨。這樣的黨領導這樣的革命，在理論上既說得通，在事實上也做得通。我相信我們可以由革命理論及革命行動的努力，戰勝共產黨，使共產黨自歸消滅。我並且相信，只有這種革命的努力，才能真正戰勝共產黨。什麼言論封鎖，壓迫，屠殺等等，不但不能消滅共產黨，而且還要助長共產黨底勢力。我們如果不能相信自己底革命理論是對的，單憑言論封鎖以掩蔽自己底錯誤，動不動加別人以「反動」

的罪名，遲早必歸失敗。因爲『愚民政策』如果靠得住，秦始皇底子孫就不會滅亡了。我們如果不以自己底革命行動在民衆面前証明，只以壓迫，屠殺來做維持自己權利的手段，動不動加別人以『莫須有』的罪名，遲早必把自己送到墳墓裏去。因爲『專制主義』如果靠得住，歷代帝王都可以『萬歲萬萬歲』了。其實，只要我們自己底腳根站得穩，那怕別人底反對和攻擊。如果自信是革命的，儘可以不用怕什麼共產黨不共產黨。只要我們以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行動，自己積極努力革命，自然會消滅共產黨。如果以反動的言論和反革命的行動，我敢斷言只有增加共產黨罷了。

總之，要集中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完成中國革命，絕對地需要一個以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爲基礎的統一的革命的聯合戰線的國民黨。這個國民黨，應該承繼與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這一個一脈相傳的革命正統，即總理這一個國民革命的系統。這個國民黨，在主義上應該接

受整個革命的三民主義，並充分發揚其革命性；在組織上應該承繼總理十三年改組國民黨的全部精神，並努力堅實其基礎。現在的國民黨是不好，我們應該主張根本改造，造成目前革命所需要的以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為基礎的統一的聯合戰線的國民黨。這是中國革命勢力底基本的組織形式。只有這樣的黨，才能鞏固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聯盟，統一革命領導權，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向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前進。造成這樣的國民黨，是一切革命同志和革命民衆共同的責任。這樣的國民黨，將隨着民衆底需要和革命底發展而行『革命的進化』。這是每個革命同志都應該了解的問題。

(五) 結論

由以上種種分析，可知中國革命底出發點是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中國革命底社會基礎是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中國革命勢力底最高組織——革命黨

，就是以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爲基礎的統一的聯合戰線的國民黨，而中國革命底前途，又必然地行向非資本主義，與世界革命匯合爲一。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公共殖民地，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又非常稚弱，絕無能力領導中國革命，故中國自身底資本主義決無充分發展的可能，因之便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底經濟基礎，中國資產階級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以發展他們自己的社會。同時中國革命又以工農爲主力軍（城市小資產階級居於次要的地位），工農階級底要求必不能以資本主義和民主革命爲滿足，而其時代又適處於帝國主義開始崩壞（在俄國已經整個崩壞了）世界革命開始發動（在俄國一部份已經成功了）的時候，中國革命底一個主要對象——最主要的對象又是帝國主義，中國革命底策略又須聯合世界上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所以其結果，不能不走向非資本主義的道路。中國革命只有這一條出路，其餘都是投降，失敗，決無革命的意義。中國革命只有一個，即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是主張以工農及城市

小資產階級爲基礎，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掃除封建勢力及一切反革命派，建設非資本主義的民生社會。簡單說，中國革命是一個要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去完成社會革命的革命。

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是革命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提出中國革命底三個問題，指出中國革命底三個對象，並規定解決三個問題的標準。民族主義提出民族間不平等的問題，指出帝國主義爲革命底對象，規定達到『國際平等』爲解決民族問題的標準。民權主義提出政治上不平等的問題，指出封建勢力爲革命底對象，規定達到『政治平等』爲解決民權問題的標準。民生主義提出經濟上不平等的問題，指出『不利於工農的特殊階級』爲革命底對象，規定達到『經濟平等』爲解決民生問題的標準。這個三民主義，就是主張中國革命要同時進行解決民族，民權，民生這三個問題，達到『國際平等』與『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目的。這是完全由中國客觀的事實反映出來的，十分適合中國革命

的需要。所以中國革命，又可以叫做三民主義的革命。這個三民主義，從其主要作用上說，民族主義是中國革命底出發點，民權主義是中國革命底方法，民生主義是中國革命底目的。自然，他們相互之間，都有密切的關係，而且相互爲用，相輔相成。不過就鬥爭策略上說，目前應該集中於民權主義的鬥爭，因爲方法比什麼還重要。總理底民權主義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差不多等於馬克思底階級鬥爭說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重要性。這一點在我們了解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中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革命是一個——帶有社會主義性的國民革命；適合中國革命的主義是一個——革命的三民主義；領導中國革命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黨，也只能是一個——以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爲基礎的統一的聯合戰線的國民黨。『一個革命』『一個主義』『一個黨』——這就是中國革命底一貫的理論。理論統一，組織統一，行動才能統一，革命才能成功。一切革命的勢力，在革命的三民主義

義和革命的國民黨之下統一起來，一致實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從要求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出發，建設革命的民主政權，向非資本主義（民生主義）的道路前進，達到『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目的，和世界革命匯合同流，這就是中國革命底唯一的出路。一切革命的同志，一切革命的民衆，大家一致努力吧！

一九二八，六，二二。

國民革命與民權運動

現代中國的革命，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所謂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包含着『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三個意義。民族革命的目的，在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外人在中國的一切經濟的，政治的，教化的特權，使整個被壓迫的民族從帝國主義的侵略，剝削，壓迫之下解放出來，造成獨立自主的國家，以達到『國際地位的平等』。民權革命的目的，在於打倒一切封建軍閥，掃除一切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及其他封建勢力，使一切被壓迫的民衆都從多年的腐敗兇暴的政治壓迫下面解放出來，獲得了『選舉權』，『罷免權』，『創制

權』，『複決權』四個基本民權，造成真正人民的國家，以達到『政治地位的平等』。民生革命的目的，在於掃除妨礙中國產業發展的一切障礙，打倒一切『不利於農工之特殊階級』，施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及其他一切的革命的辦法，建設『國家資本』來發展新式的產業並擁護農工的利益，使一切痛苦的民衆從剝削與壓迫中解放出來，造成『萬人安樂』的國家，以達到『經濟地位的平等』。達到了這三個目的，才算得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的成功。

現代中國的革命，自始至終，都是一個三民主義的革命。三民主義乃是世界的中國的種種客觀的事實的反映，亦是總理綜合現代中國民衆的要求和世界潮流的趨勢的結果。偉大的革命導師孫總理，積種種知識和多年經驗，創建革命的三民主義，作為救國的南針，決非偶然的事。每一個總理的忠實信徒，都應該澈底認識三民主義的真義而身踐力行，以底於完全實現而後已。無疑地，現代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於具體地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隨着革命勢力的前進

發展，革命的三民主義便從一部的實現至於全部的實現。一切三民主義信徒的責任，乃在於努力地促成三民主義的早日全部實現，縮短三民主義的實現過程。因為如此，方能早日解除民衆的痛苦，方能使民衆深信三民主義而不疑，方能使中國社會的發展趕得上先進社會而與之並駕齊驅。

但是我們要注意一層，雖然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於完成『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三個意義，這三種革命在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中應該同時並進，然從社會進化的歷史的觀點看來，至少在其主要的性質上，總有先後時期上的主副區別，不能一概籠統地並列。現代民族革命是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含有橫的國際戰爭的性質，在社會進化史上不是一個獨立的發展階段，只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的特殊現象。而且現代的民族革命，必然伴着民權革命來進行，並促進民權革命的發展，其本身決不是一個獨立的進化階段，且不能成爲一個獨立的進化階段。因此，我們不能劃民族革

命爲一個獨立的歷史階段，雖然它在過去及現在的革命過程中的地位非常重要，雖然它是完成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的必須條件。我們從社會進化史的觀點看來，現在正是中國歷史發生大變動的時代，而這大變動過程的主要性質便是民權革命。即民主勢力對封建勢力的鬥爭。自從總理提倡革命直到現在，中國革命的主要的性質，從社會進化史上看來，還只是民權革命的性質。這四五十年來的中國革命運動，主要的是總理所代表的民主勢力和封建勢力的激戰。中國革命到現在還沒有成功，在客觀上便是因爲封建勢力得帝國主義的扶植來阻礙革命。但是宗法的封建勢力，其本身因受帝國主義經濟的打擊，新興資本主義產業的興起，已日在動搖崩壞之中，絕無能力再維持其舊來的統治地位，同時新興的民主勢力又因種種原因不能鞏固起來，所以形成現在的混亂局面。這是一個頂重要的關鍵，我們必須打開這一個關鍵，才能有進一步的發展。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從中國歷史的發展上看，現在中國的革命，主要的性質只能是

民權主義的革命，民族主義的革命乃是一個對外的革命意義，民生主義的革命此時還不能占主要的地位。我們應該懂得民權主義的革命，乃是任何國家必須經過的階段，我們中國也不能有例外，不能妄想跳過這個階段。然而現在有些急進的革命者，不顧中國客觀的實際情形，竟欲在中國這種小農業小手工業的落後的經濟基礎上試行其共產主義，妄欲跳過民權革命一個必經階段而直到社會革命，共產革命，無產階級革命。這是一種不可能的空想，其失敗是不待言的。從中國社會經濟的實際情形來觀察，使我們堅決地相信中國革命此時爲主的還是一個民權革命的時代，雖然此時便應當盡可能地進行民生主義的工作。此時革命黨人的主要的責任，乃是團結一切民主的革命勢力來掃除封建的勢力，擴大組織民權主義的運動來植定革命的根基，使全國大多數民衆真正能夠起來擔負革命的大任，迅速實現『主權在民』的實際。只有大多數民衆真正能夠起來參與政治，掃盡舊封建社會遺留的一切勢力和關係，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才

算得到了一個實際的保障，整個的舊社會才會現出一種與昔大不相同的變化。大多數民衆才能認識革命對於他們真利益，中國的革命才能向民主主義的大道前進。所以我們決不能像有些急進的革命者那樣，不顧社會的客觀條件，單憑主觀一意孤行。我們認定民權革命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而中國的革命此時還正在這個階段，我們正應努力促進它，完成它。宗法的封建社會已無法維持它的存在。舊的封建的統治階級已很難苟延殘喘。團結一切民主的革命勢力來完成民權革命，現在正是極好的時機。總理的忠實的信徒，應該一致地起來以行動來完成這個歷史的任務。這是中國國民革命成功與否的根本關鍵。打開了這個關鍵，才能走上坦平無阻的大道。

其次，要完成民族革命和民生革命，也非由民權運動或民權革命，植其基礎不可。總理第一部著書爲民權初步，可見他認定民權的訓練爲一切民衆運動的基礎。總理最後的遺囑吩咐我們「喚起民衆」和「開國民會議」，也就是告訴我

們要革命成功必須民衆起來，要民衆起來必須民權發展。我們且看總理在民權初步自序裏說明民權的重要道：『今後民國前途之安危若何，則全視民權之發達如何耳』。又道：『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固結人心，糾合羣力始。而欲固結人心，糾合羣力，又非從集會不爲功。是集會者，實爲民權發達之第一步。然中國人受集會之厲禁，數百年於茲，合羣之天性殆失。是以集會之原則，集會之條理，集會之習慣，集會之經驗，皆闕而無有。以一盤散沙之民衆，忽而登彼於民國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無措，不知所從；所謂集會，則烏合而已。是中國之國民，今日實未能行民權之第一步也』。觀此，我們可以知道總理怎樣注重民權了。實行民權，一方面固然是革命的目的，同時也就是實行革命的方法。民權發達，是革命成功的保障，民國鞏固的基礎。而實行『民權初步』，團結民衆，又是發達民權的必要的方法。所以總理一開始革命便從事組織團體的運動（如興中會，同盟會），並指示民衆以集會團結的方法。最後尙以『喚起

民衆』「開國民會議」諄諄致囑於全體同志。可見團結的訓練是民權發達的基礎，有了團結才有民權，民權實生於團結。現代的革命是民衆的革命，必須民衆自身有了強固的團結，革命才得到保障，革命的政權才無可動搖，一切革命的建設才能順利地進行。所以在這意義上說，擴大民權運動，完成民權革命，是我們當前最重大的工作。這一個工作若不能完成，那對外的民族革命便無從完成，更進一步的民生革命也無從進行。因爲民權運動若不發達，民衆團結若不強固，民衆便無力量；民衆沒有力量，對外便不能打倒帝國主義以達到『國際地位的平等』；對內便不能建設民生主義的社會以達到『經濟地位的平等』。所以我們爲完成民族革命和民生革命起見，爲完成整個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起見，目前都應該用全力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提高民衆的政治知識和能力，養成民衆團體生活的習慣，使一盤散沙的民衆變成鋼鐵般的民衆，把國家的基礎真正建築在人民的上面，真正由人民來管理國家統治國家，以偉大的民衆的組織

力量造成偉大的民權主義的國家。如果我們民衆有這樣偉大的組織力量，我們的民權有這樣普遍廣大的發達，便不怕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不能完全實現。

由上所說的種種看來，民權運動在國民革命現階段中的重要，已無可疑。總理在北上宣言裏說：『惟本黨深信國民自決，爲民國革命之要道』。又說：『國民之命運，在於國民之自決。本黨若能得國民之援助，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統一諸目的，必能由於奮鬥而完全達到』。這些話，更是很明白地很堅決地指出民權運動對於國民革命的重要了。遺囑所謂『必須喚起民衆』，也就歸結這層意思的。

二

可惜我們過去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因爲我們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不知道犯了多少錯誤，以致革命不能成功行將歸於失敗。

大家總還記得，過去對於三民主義的宣傳，最被人忘記的便是民權主義。民族主義因為反帝國主義的關係，宣傳得最起勁。民生主義因為農工政策和共產主義的關係（雖然純粹的共產黨人不願意談民生主義），也還有些人從事宣傳。獨對於民權主義，却不大有人理會，在青年間很少有人談起，在農工中更不消說了。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們現在應該趕快改正。我的意思，決不是說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不應該努力宣傳（實在這兩者都應該努力宣傳的），乃是說民權主義在此時更應努力宣傳並應盡可能地促其實現。

爲什麼大家對於民權主義取這種不問不理的態度呢？這個原因，可追溯到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本是一種愛國的羣衆運動，然而其結果，却引起社會思想上的大變動。五四運動之後，外國的一切新思想，新主義都如潮水般奔湧到中國來。什麼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集產主義，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布爾雪維克主義，工會主義以至於新村主義，什麼馬克斯，巴枯寧

，列寧，克魯泡特金，柯爾，羅素以至於託爾斯泰，可說應有盡有，都有人搬到中國來，並且還有人主張提倡。當時的青年學生，一則因對於現存社會的不滿，二則爲改革社會的熱情所激動，自然而然要求一種信仰，要找一條出路，於是你也相信一種主義，我也相信一種主義，各種新的主義都有人相信。這些新的主義，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攻擊現代的民主主義（即民權主義），至少也是對於現代民主主義表示不滿。因此形成一種反民主主義的傾向，以爲民主主義是不澈底的，只有社會主義（廣義的）是澈底的。其後幾經淘汰，青年學生對於社會主義的信仰，漸漸只剩下馬克斯主義派（嚴格地說只是布爾雪維克派或列寧派，因爲一則中國馬克斯派多自命爲布爾雪維克派或列寧派，很多只知布爾雪維克或列寧而不知馬克斯，二則中國馬克斯派多半是俄國布爾雪維克或列寧派所培植出來的）和無政府主義派兩派，最後主要的只剩下馬克斯主義一派。無政府主義反對一切政治，反對一切民權主義，那是不用說明的。馬克斯

主義派本來在某種意義上是贊成民權主義，以馬克斯和昂格斯對德國革命和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態度可以證明，然而中國的馬克斯主義派却多不如此，一開始宣傳馬克斯主義便帶着很濃厚的反民權主義的色彩，指民權主義是資產階級欺騙民衆的工具，是不澈底的過時物，非現代中國所應採用。於是他們主張以無產階級獨裁，勞工專政來代替民權主義。中國馬克斯主義派的這種思想，後來雖然稍有改變，然而中於一般青年的腦子已深，一時不容易改變過來。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這種情形便帶到國民黨裏來。中國共產黨員採取這個態度，其餘的青年黨員亦多不知不覺地採取這個態度，因之造成大家對於民權主義不大理會的態度。

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事。姑無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爲一切民權主義的重要內容，爲一切被壓迫的革命民衆所應力爭，就是那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所具體化的代議政治，在實際上也正爲各國無產階級所利用，在進化

史上也有重要的意義。實在，他們所批評所攻擊的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在歷史上也是一大進步，比以前的君權主義總進步得多了。何況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絕不是歐美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乃是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權主義。革命的民權主義的實現，絕對不許有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現象。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又說：『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像這樣的民權主義，實在是很革命的民權主義。我們對它，不但應該反對或置之不理，而且應該積極地贊成，努力促成它的實現。如果不實現這種民權主義，中國的革命決不能前進，民生主義決無從實現，至於什麼無產階級獨裁或勞工專政，那更不消說得。民權革命是現在客觀的必

要，而總理的民權主義又是革命的民權主義。我們現在唯有以全力促進他的實現，才對得起總理，對得起民衆。

其次，現在國民黨內還有一種人對於民權主義發生誤會，以爲民權主義和以黨治國衝突，只曉得以黨治國而忘記了民權主義。他們還以爲以黨治國便是一切政權都歸於黨員，或一切官職都由黨員來做。其實這也是很錯誤的，以黨治國不但沒有和民權主義衝突，而且其基礎必須建築在民權主義上面。總理所謂以黨治國，乃是說以黨的主義來治國，以黨的政綱來治國。黨的主義和政綱是代表被壓迫民衆的利益的，黨的基礎是建築在被壓迫民衆上面的。所以以黨治國，便是黨以被壓迫民衆爲基礎，代表被壓迫民衆的利益來治國。這方是以黨治國的真意義。我們且看總理自己的話；總理在民國十二年十月對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訓詞中，關於這個問題，說過如下的話：『本總理向來主張以黨治國。以黨治國的這一說，是甚麼意思呢？是不是所有的黨員，都要做官，方算

是治國呢？如果黨員的存心，都以為要用黨人做官，才算是以黨治國，那種思想，便是大錯』。他又說道：『所謂以黨治國，並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簡而言之，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由此可知總理雖主張以黨治國，而其基礎仍在於民權主義以至三民主義上面。且其目的亦在於促進民權主義以至三民主義的實現。離開民權主義來談以黨治國，是沒有根據的。訓政時期，是總理所謂以黨治國的時期。其主要任務便在於實行民權主義。我們且看總理在建國大綱第八條中的規定：『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

，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爲一完全自治之縣」。又在制定建國大綱宣言裏說：「標明訓政時期之宗旨，務指導人民從事於革命建設之進行，先以縣爲自治之單位，於一縣之內，努力於除舊布新，以深植人民權力之基本，然後擴而充之，以及於省。如是則所謂自治，始爲真正之人民自治」。民權主義和以黨治國的關係，觀此更不應該有什麼誤會了。

因爲我們過去對於民權主義有種種錯覺和誤會，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民權主義，以致大家不懂得民權主義的重要，到了今日還沒有把民權主義的基礎築好，難怪革命革來革去還是一樣，有些地方竟是越革越糟。這是每個總理的信徒，革命的同志都應該深深反省的。

三

總理遺囑叫我們『喚起民衆』，原是要我們宣傳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

擴大革命的民權運動。然而成績怎樣呢？簡單地說是「少」和「糟」。

爲什麼成績少呢？因爲直到現在爲止，全國有組織的民衆還是很少，大多數民衆還是一盤散沙，連「民權初步」都還沒有做到。其他各省，姑且不去說它，就是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大多數民衆都還沒有受過組織的訓練。所以過去民權運動（初步的運動）的成績很少，並沒有擴大和深入，我們今後應該切實反省，努力改正過去的錯誤，積極領導民衆擴大革命的民權運動。

爲什麼又說成績糟呢？這是因爲過去的民衆組織（不論是共產黨或國民黨領導的），一則是浮而不實，二則是沒有民權主義的精神。浮而不實的民衆組織，無異一盤散沙，不能生出真實的力量。沒有民權精神的民衆組織，實際上只是少數人包辦的民衆組織，多數人只是莫名其妙地跟着亂喊亂動，作少數人的工具，供少數人的犧牲。每一個有良心的革命者，如果回想一下過去民衆運動的情形，一定會感覺自己應負的責任。我不是要我們大家徒徒咒罵過去，因

爲那是無益於事的，我是希望我們大家冷靜地發見過去的錯誤，率直地承認過去的錯誤，勇敢地改正過去的錯誤。

我說過去民衆組織的浮而不實，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無論上海，廣東，兩湖，江浙，都是如此，不過程度上有多少的不同。關於組織上的種種錯誤和缺點以及他們和政治上的社會上的原因的關係，我在這裏不能指摘或批評。等將來有機會再詳細說。我這裏只想指出兩件表示此種現象的重要事實。第一件是過去民衆組織上的訓練，多半只注重臨時的羣衆集會。一個問題發生，便召集幾萬甚至於幾十萬羣衆到一個廣大空地開會，報告，演說，發傳單，貼標語，喊口號，發通電，擁護這個，打倒那個，萬歲，萬歲，便一閃而散。自然，這種臨時的羣衆集會，也有極重要的政治意義，是訓練羣衆的一個重要的方法，爲我們所應當採用，然而決不能隨便亂用，也不能作爲訓練民衆的基本方法。這樣臨時集合的廣大的民衆，實際上也與一盤散沙差不多，不易發出組織的力

量。然而過去民衆組織上的表現，多半是這種性質，所以是浮而不實。第二，過去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多半不懂得組織的政治意義，不從事實際的組織工作。他們所謂組織，便是把人的名字寫在簿子上。比方說組織縣農民協會，由省裡派一個特派員來，再由特派員找到幾個幫手，由這幾個幫手分頭下鄉去寫農民的名字，越寫得多越好，然後把這些名字集合在一起，共計幾千幾萬或十幾萬，便算某縣有組織的農民有幾千幾萬或十幾萬，至於那些農民究竟懂不懂農民協會，多不過問，訓練更不消說得。我所親眼看見的湖北幾個縣的農民運動，便是這種情形。因此湖北能夠在幾個月內組織到二百多萬的農民，湖南能夠在幾個月內組織到五百萬農民。我雖然不敢說，兩湖的農民運動，完全與我所看見的幾個縣一樣，但至少可以說，他們所謂五百萬或二百萬，是一種誇大不切事實的自欺欺人的話，決不是真正的組織。這可由種種事實來證明，此刻可不去說它。此外如工人運動，商人運動，學生運動或一般民衆運動，情形也差

不多。簡單說一句，過去表面上所號稱的有組織的民衆數目，與實際上真正有組織的受過組織訓練的人數一定差得很遠。由上面所說的兩件事實，已經可以充分證明過去民衆組織的浮而不實了。

其次當說過去民衆組織沒有民權主義的精神。過去的民衆團體，不論工會也好，農民協會也好，商民協會也好，學生會也好，或其他團體也好，實際上都是少數人的團體，和多數人沒有深刻關係。在多數人的觀念中，好像工會就是工會幾個執行委員的團體，農民協會也就是農民協會幾個執行委員的團體，其他如商民協會也是這樣，學生會稍爲好一點。在那些當執行委員的人，也以爲他們自己就是團體，或者以爲他們自己是在團體之上的。各團體的執行委員，多半獨斷獨行，不顧羣衆的意思，或者只曉得奉行上級機關的命令。甚至於有一個委員長到處代表團體的，委員長的話便等於法律，不能反抗，理由是不能問的。更豈有此理的，竟有一些執行委員或委員長，身邊掛着盒子炮，手

裏拿着『斯克的克』，耀武揚威地欺壓羣衆。羣衆對於執行委員或委員長有不滿意的表示，便是不守紀律，便要受處罰。到處所聽到的是『絕對服從』四個字。好像『絕對服從』便是一切，一切便是『絕對服從』。什麼理由？『絕對服從』，便是理由。羣衆不能自由發表他們的意思。領袖不是代表羣衆，領袖好像就是羣衆。因此我們看見有真正的農民怕農民協會，真正的工人怕工會的事實。許多羣衆對於領袖，只有畏而沒有愛。我所說的這種情形，雖不敢說到處處是如此，事實上我也曾看見過有些地方是比較的好，他們的領袖能夠刻苦負責，羣衆對領袖也很敬愛；但是可以斷言的，大多數地方，總是或多或少地帶有這種現象。雖然這種現象的產生，有些是由於客觀的原因，有些是由於無知或無意，然而不懂得民權主義在團體生活中的重要，不肯在團體中施行民權主義的訓練，實在是一個大原因。我們可以大胆地說，過去的任何民衆團體，都多少帶有封建的色彩，缺少民權主義的訓練，團體越大越是如此。過去有許多

團體的執行委員或委員長，與官僚無異，充滿了官僚主義的精神。什麼『等因奉此』，凡是官場的派頭習氣，無不學得十足。而他們自己的真正責任，却忘記了。他們不曉得怎樣訓練羣衆，不曉得怎樣代表羣衆，不曉得怎樣使自己和羣衆打成一片，不曉得合理地解決羣衆的問題，不曉得如何整頓好他們的組織。自己不知，又不曉得在行動中去求知。因此許多民衆團體，不能築好羣衆的基礎，不能得到廣大羣衆的擁護，國民革命至今還得不到確實的保障。民衆團體雖然組織得很多，數目字的確令人可驚，在表面上的通電宣言也的確熱鬧異常，然而大多數民衆仍舊莫名其妙，不能和團體發生切實的關係。少數人隨便向人開口說大話，而大多數人並不能行動做他們的後盾；就是有行動的表示，也是機械的服從爲多，不一定能夠看做那個團體的真實的力量。這種少數人包辦的官僚主義的民衆運動，且具有內部的自壞作用，決不能持久不敗，更不用說是成功。真正有力的民衆團體和民衆運動，應該把它的基礎築在民權主義

上面。以真正的民衆爲主體，切實代表民衆的痛苦和要求，努力啓發民衆的自覺和知識，細心引導民衆參加團體的生活，接受合羣的訓練以至於參加政治的鬥爭，使民衆能夠自動地運用其政治能力作革命的破壞和建設。只有這種具有民權主義精神的民衆團體，才能作國民革命成功的保障；只有這種民權主義的民衆運動，才能提高民衆的政治知識和能力作實現三民主義的動力。所以今後的民衆團體，應該極力反對官僚主義化而力行民權主義化。這是民衆組織和訓練上的一個根本問題，一切從事民衆運動的人都應當注意。

四

過去已經過去了，錯誤已經錯誤了，我們此刻無法挽回，我們的責任是在於將來。糾正過去的錯誤，努力將來的工作，這是現在每個革命的同志都應當做的。

總理在民權主義演講集裏說：「在三十年前，我們便下了這個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權不可」。又說：「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爲順應世界之潮流，二則爲縮短國內之戰爭。……當我提倡革命之初，其來贊成者，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種皇帝思想的。……我們革命黨於宣傳之始，便揭出民權主義來建設共和國，就是想免了爭皇帝之戰爭。……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我從前因爲要免去這種禍害，所以發起革命的時候，便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共和國成立以後，是用誰來做皇帝呢？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照這樣辦法，便免得大家相爭，便可以減少中國的戰禍」。總理這一些很沉痛的話，都是明白地告訴我們要國民革命成功，非得民權發達沒有保障，非得「四萬萬人來做皇帝」，中國不得太平。在目前的時局和環境之

下，更值得每一個忠實的信徒的猛省。

現在大家都主張遵守總理遺囑，趕快『開國民會議』來解決各種政治問題。這自然是實行民權主義的一種表現。然而國民會議的基礎是什麼？怎樣構成？如何召集？事前沒有相當的準備和訓練，國會議員怎能夠開得成呢？隨隨便便開成的國民會議，能夠真正代表全國的民衆嗎？這些問題，都是民權運動中的大問題，都是要細細研究的。我以為我們應當遵守總理的遺囑，趕快促成國民會議的實現，把黨的政綱提出國民會議請求國民代表的通過，這是毫無疑義的事。但是我以為目前最重要的事，還是在如何促成國民會議的實現，即國民會議未開以前的一切準備和訓練。我們要知道，向無民權訓練的民衆而欲開成好的國民會議，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們在未開國民會議以前，應當趕快進行一種普遍廣大的民權運動，至少在軍事告終的省份應當馬上進行。

依據總理的北上宣言，國民會議的基礎是在各種民衆的職業團體。然而最

大的民衆團體如工會和農民協會，經過清共運動和幾次軍事行動，已經破壞無存。現在應該從新恢復，組織，整頓起來。有人以爲恢復工農團體會被共產黨利用，殊不知不恢復工農團體更會被共產黨利用。共產黨可以利用國民黨不要工農的口號，鼓動一般窮苦失業的工農及一切土匪流氓跟着他們暴動。如果恢復工體團體，整頓好工農團體，在工農羣衆中實行民權主義的訓練和教育，替工農羣衆謀取切實的利益，增進他們的知識能力，提高他們的地位利益，盡可能地滿足他們的欲求，那時工農羣衆決不會盲從共產黨的煽動去亂行暴動。防止共產黨，決不是消極的壓制方法和屠殺政策所能奏效，這是過去的歷史所證明的。只有積極地扶助農工，恢復農工團體，擁護農工利益，才能使共產黨無從煽動。而且農工團體恢復，整頓，又是國民會議的基礎；不恢復，整頓農工團體，國民會議便無從實現。我們爲促成國民會議，爲保障國民革命，爲實現三民主義，都應該整頓一切民衆團體（尤其是農工團體），以民權主義的精

神做訓練民衆的方針。只有建築在民權主義上面的民衆團體，才能結合廣大的羣衆造成強固的力量。也只有廣大的羣衆起來擁護革命，革命才真正得到保障。

其次，我們還應該曉得：中國現在主要的生產還是農業，中國人口的大多數還是農民。所以中國民權主義的基礎是在鄉村，國民會議的主要動力也應當在鄉村。鄉村的農民，最應該爲我們所注意。總理主張以縣爲自治的單位，而縣的單位又是鄉村。所以鄉村才是自治的基礎，也就是民權的基礎。高談自治和民權的人，若不注重鄉村運動，便是不懂自治和民權。鄉村的民權運動如果做不好，縣自治也不會辦得好，國民會議也不會開得好，國民革命也得不到穩固的保障，三民主義也不能全部實現。我們要認定：鄉村的民權運動，乃是最基本的革命工作，實現三民主義的真正基礎。我們要一致動員，到鄉村裏去，依照民權主義去做鄉村自治運動，幫助農民組織農民協會，打倒土豪劣紳，改

善農民生活，提高農民地位，並調查戶口，測量土地，辦理警衛，修築道路，改良水利，普及教育，創辦消費，販賣，購買，信用，生產各種合作社，以及勸導放足，破除迷信，改良種種陋習，興辦種種公共事業等。我們現在不要只管高喊口號，我們最應腳踏實地從事下層的基本工作。假使下層的基本工作做好了，其他一切問題都容易解決，中國革命斷沒有不成功的。

一切革命的同志！一切革命的民衆！一致地起來，從事革命的民權運動，完成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

一九二八，三，十五，

目前中國革命中的民主革命

(一)

近代中國革命運動，開始於革命的導師孫中山先生。這一個革命運動，自從一八八五年中法戰敗，孫先生決意『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以來，一直繼續至今，四十餘年，未曾間斷。到了今日，這個運動經已發動了幾百千萬被壓迫的民衆，如狂風怒潮一樣，無力可以阻止，不達最後的目的，決不會半途中止。只要我們是中國人，只要我們是被壓迫的一分子，不但應該注意這個偉大的革命運動，並且應該積極地參加這個偉大的革命運動。

這個革命運動所表現的目的，就是要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達到『國際的平等』，『政治的平等』，『經濟的平等』。因為中國民衆現在是受着三重壓迫，即國際的壓迫，政治的壓迫，經濟的壓迫。所謂國際的壓迫，就是指帝國主義加於我們的種種壓迫；所謂政治的壓迫，就是指封建勢力加於我們的種種壓迫；所謂經濟的壓迫，就是指普遍的貧乏的壓迫。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要解除這三重壓迫的。民族主義，要打倒帝國主義，解除國際的壓迫，達到『國際的平等』。民權主義，要掃除封建勢力，解除政治的壓迫，達到『政治的平等』。民生主義，要打倒『一切不利於農工之特殊階級』，建設國營實業，改善勞動民衆底生活，解除經濟的壓迫，達到『經濟的平等』。近代中國革命運動，就是要實現這樣的三民主義。這層道理，我們底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早已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了。

橫在我們面前的有三個問題，即民族問題，民權問題，民生問題。這三個

問題，都是急切要解決的，而且要同時進行解決的。因為它們彼此有密切的連帶關係，要解決一個，同時必須解決別二個。比方說，要打倒帝國主義解決民族問題吧，如果不掃除勾結帝國主義的封建勢力，建設民權主義的國家，不進行民生主義的設施，鞏固自己底經濟基礎，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其它要解決民權，民生兩個問題，也是一樣。所以民族，民權，民生這三個問題，應該同時着手解決，即民族，民權，民生三種革命，應該同時並進。因此，中國今日的革命，叫做三民主義的革命。

中國革命底根本特徵，便在於同時進行民族，民權，民生三種革命。這三種革命，在各國是分次進行的，在中國却要同時進行。孫中山先生說：『革命要用澈底的方法，纔可以永久享幸福；如果不然，破壞的事業，是永無窮期的。所以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這三民主義，就是救種種痛苦的好藥方。這三個問題，同

時來解決，我們纔可享永久的幸福』。孫先生這幾句話，就是說明中國革命底根本特徵的。我們要認識這個特徵，並且要發揮這個特徵。

因為中國革命要同時解決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所以中國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革命過程。孫中山先生說：『革命的力量，無論在古今中外的哪一國，一經發動之後，不走到底，不做成功，都是沒有止境的。不祇是民國十三年，或者二十三年，三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年，五十三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要革命完全成功之後，革命的力量才有止境』。這就是說，中國革命，如果不把革命的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運動是決不會停止的。我們底責任，就是要縮短革命的過程，努力求三民主義底早日實現。

不過我們要注意，中國革命雖然是一個長期的革命過程，雖然同時要進行解決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但是依歷史的眼光看來，現在還是民主革命（即民權革命）的階段，決不是社會革命（即民生革命）的階段。民主革命是

歷史上必須經過的一個階段，在今日中國妄欲一步跳到社會革命的階段，那是毫無根據的空想。我們應該拋棄那種空想，腳踏實地的從事現在的革命運動。一切革命的同志，一切革命的民衆，都應該認識中國革命現階段底主要性質，一致起來努力民主革命的運動，以全力完成現階段的民主革命（即民權革命），達到次階段的社會革命（即民生革命）。

(二)

中國革命到了今日還不能成功，且遇着極大的危機，固然有許多客觀的和主觀的原因，但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沒有正確地認識現階段革命底主要性質，有意無意地忽視或輕視（至少不能說重視）民主革命底重要性，沒有把一切革命力量集中於民主革命的鬥爭。由於認識底不正確，使過去的革命運動，陷於一種混戰的狀態，分散了革命的勢力，以致蓬蓬勃勃的高漲的

革命運動一時低落，反動勢力瀰漫於全國。現在革命革到如此田地，每一個革命的同志都要負一分責任，不能專怪反革命派。

今日中國革命底主要性質，本是民主勢力對封建勢力的鬥爭。今日革命底主要任務，便是團結一切民主勢力，掃除一切封建勢力。就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和改善勞動民衆生活的民生鬥爭，在現在也應該集中於民主鬥爭這個意義上。因為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只有在完成民主革命這個意義上，才有價值，才能成功；改善勞動民衆生活的民生鬥爭，只有在民主勢力底發展中，才有可能，才能發展。所以目前我們底一切革命工作，都應該以民主革命的工作爲中心來進行；我們底一切革命力量，都應該爲完成民主革命而團結。可惜過去的我們，沒有明白這一點，貿然提出許許多多的鬥爭目標，不知道如何集中於一個中心的鬥爭目標，以致釀成了一場很大的混戰。這種混戰的狀況，不僅在政治上表現出來，就是在民衆運動中也表現出來。

譬如說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吧。這幾年來，中國革命運動，做得最熱鬧，引起全世界人注意的，總算是反帝國主義運動。然而反抗帝國主義的手段，多半只限於開會，遊行，貼標語，散傳單，發宣言，打通電等等；頂了不起的，就是排貨與罷工。過去反帝國主義運動中最有成績的，自然要算五卅運動以及由五卅運動所引起的香港罷工。然而上海底五卅運動，終因軍閥賣國政府獻媚帝國主義壓迫本國民衆，不能不屈辱的解決；香港罷工之所以能夠支持到十幾個月開歷史未有之光榮，是因爲當時廣東有一個革命的政權（固然，這個革命的政權，因香港罷工工人而穩固）。這些運動，這些手段，自然都是對的，應該採取的；我不但不反對，而且非常贊成，也曾協同大家熱烈地參加過。但是，我們還應該自己問問自己；僅僅如此這般，便能夠打倒帝國主義嗎？當然是不可能的。我們真要打倒帝國主義，必須建設一個民衆的革命的鞏固的政權，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有準備地，運用全國一切可用的力量去反抗帝國主義。要

建設這樣的政權，必須努力民主革命運動，掃除反動的封建勢力，發動並組織一切被壓迫的民衆，使民衆自己發出革命的實力。可惜我們過去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所以反帝國主義的運動至今沒有得到實際的效果，而且更穩固了帝國主義的統治。

再譬如說改善勞動民衆生活的民生運動吧。要勞動民衆起來參加革命，一定要改善他們底生活，這是很對的，誰也不能反對。不過應當成爲問題的，是社會經濟底狀況和生活改善底程度。不顧客觀的情形，只憑主觀提出不能實行的過高的要求，決非領導民衆參加革命的方法。在外人工廠或新式工廠中，運用階級鬭爭的原理，喚起工人底階級覺悟，在革命上當然很對；但在手工業和小商店之中，一味鼓吹階級鬭爭，拆散小資產階級底聯合，逼迫許多小資產階級走向反動的路上去，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錯誤。在農村中，對於小資產階級的自耕農的策略及行動，亦是有錯誤的。革命戰線底破裂，過分地注重狹義的

民生運動，拆散了民主革命的力量，也是一個原因。城鄉小資產階級，都是民主革命底主要成份，應該團結在革命的戰線中，增厚民主革命底力量，不幸我們都把他們忘記了。

實在，過去這幾年的革命運動，很忽略了民主革命的意義，隨着便忽略了民主的訓練。無論在黨內，在政府內，在民衆團體內，都看不見民主主義的精神。到處所看見的，只是獨裁和專斷。就是在幾千幾萬的羣衆大會裏，多數人也不過是莫名其妙地舉一舉手，拍一拍掌而已。如此而欲民衆發出力量來擁護革命，鞏固革命的政權，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當然是不可能的了。

(三)

我們現在要根本明白，我們過去有一個極大的錯誤——根本的錯誤，就是口裏只喊着打倒帝國主義，眼裏只看見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而兩隻脚却

踏在空中，飄搖無定。我們對於過去和將來，都很明白，對於現在却不明白。我們知道中國革命，是由於過去八十年來帝國主義的壓迫，應該打倒帝國主義。我們亦知道，中國革命，反帝國主義的結果，將來一定要走上非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的道路。獨獨對於現在，需要民權主義，需要民主革命，却不大理會。這是爲什麼呢？因爲我們忘記了中國現在還是一個宗法封建社會，忘記了中國封建階級底獨立存在性（這自然是相對的，但我們過去把一切罪惡都歸於帝國主義，過於偏重對外，實在是一個錯誤。），因爲我們忘記了支配中國社會的，直接的主要的是封建勢力，所以忽略了民主勢力對封建勢力的鬥爭。因爲我們沒有注意團結一切民主勢力對封建勢力鬥爭，所以革命至今不能成功。這是我們過去底根本錯誤。

有些人以爲中國革命至今不能成功，是由於資產階級底背叛，又有些人以爲中國革命至今不能成功，是由於小資產階級底脫離革命戰線；還有些人以爲

中國革命至今不能成功，是由於這一個人或那一個人，這一派人或那一派人不好。其實，這些意見都不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本來不甚重要，他底背叛，決不足以動搖整個革命戰線；中國小資產階級底脫離革命戰線，多半由於過去革命運動指導底錯誤；至於個人或一派人，是誰也沒有決定的力量的。如果我們拋棄了一切成見和偏見，平心靜氣地考察過去革命失敗底原因，一定會發見它是由於封建勢力底強大（至少不像我們以前所想像的那樣薄弱）和民主勢力底不能集中。中國封建勢力底強大，不僅在於封建階級底數量，而且在於他所能影響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以及他所能利用的遊民無產階級甚至於半無產階級（例如河南有些地方佃農）。我們過去對於封建勢力的估量，實在太不正確（有些人竟以為僅僅是北洋軍閥），所以忽略了團結一切民主的勢力去和封建勢力鬥爭，甚至於有些號稱『革命者』竟利用封建勢力來打民主勢力。我們過去沒有把一切客觀上反對封建勢力的民

衆都組成民主的勢力。所以封建階級一反動，向革命勢力反攻，革命便沒有方法維持了。這是中國過去革命失敗底根本原因。

我們現在應該覺悟了。我們不要只看見國外，也不要只看見將來。我們最重要的是要看見國內，看見現在。我們是在中國革命，不是在外國革命。我們是在現在革命，不是在將來革命。我們要認識現代中國底社會，認明革命底主要對象來做我們底革命工作。中國現在還是一個宗法封建社會，到處佈滿的是封建勢力。我們現在最緊要的任务是掃除封建勢力。要掃除封建勢力，必須團結一切民主的革命勢力——以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爲基礎。如此，才能完成民主革命，建立民主的革命政權。有了民主的革命政權，方能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解除帝國主義加於我們的一切壓迫，對內進行民生主義的建設，提高勞動民衆生活和地位。如此，才能打倒帝國主義，走向社會主義。所以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以全力完成民主革命。在現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和

改善人民生活的民生運動，都應該以民主革命運動爲中心，用來擴大並深化民主革命運動。這是一切被壓迫民衆當前的歷史任務。

中國革命是三民主義的革命。中國革命底目的，在於實現整個革命的三民主義，達到『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這三個目的，一個沒有達到，中國革命便不應該終止，而且亦不會終止。我們現在從事革命運動，應該同時顧到這三個目的，同時進行解決這三個問題。但依社會進化史的眼光看來，目前中國革命底主要性質，還是民主勢力對封建勢力的鬥爭，即民主革命來，不過這個民主革命是含有反帝國主義和擁護農工利益的意義。所以我們應該以這民主革命爲中心來進行一切的革命運動。

爲了完成民主革命，爲了發動民主革命的力量，爲了實行普遍的民主訓練，現在，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兩個運動：一個是普遍全國的國民會議運動，另一個是民權基礎的鄉村自治運動。這兩個民主運動做得好，才能建立革命的民主

政權，解除帝國主義的壓迫，進行民主主義的建設。

一九二八，四，二十，

國民會議問題

一

總理臨死遺囑我們必須在最短期間做到兩件事：一件是開國民會議，另一件是廢除不平等條約。開國民會議是民衆政權底第一步，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打倒帝國主義底第一步。這兩件事情，必須於最短期間做到，才不負總理諄諄遺囑的一番苦心，才不致招起民衆對於革命的懷疑，才能把革命引上成功的路上去。而這兩件事情，開國民會議更重要過廢除不平等條約，因為國民會議開不成，民衆政權不能建立起來，不平等條約是無法廢除的。帝國主義更是無法打

倒。

現在，形式上北伐總算成功了，全國也算統一（？）了。可是革命成功了沒有呢？沒有，離成功還遠得很！何以見得？別的姑且不說，單就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兩件事來說，就可以明白。總理那樣的重視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遺囑我們『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而我們現在連這兩件事還沒有做到，離『實現』還『遙遙無期』，那里來的『革命成功』？現在的局面，依舊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目前的一個最重要的努力，應該是『促開國民會議』，再由國民會議來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

可是現在有些人是主張不開國民會議，有些人是主張緩開國民會議。他們的理由（？），總括起來大概有四個：（一）總理主張開國民會議，是想用和平的方法來統一中國，現在已經用武力統一中國了，和平的方法已經用不着了；（二）總理主張開國民會議的時候，國民黨還沒有大的勢力，故以國民會議的主

張與軍閥爭鬥，拆軍閥底台，現在國民黨已經統一了中國，國民黨是代表國民的，用不着再開國民會議；（三）現在是訓政時期（還有人說是軍政時期），應該由國民黨來訓政，先把國民訓練好了，再談國民會議；（四）國民黨是主張『以黨治國』的，此時若開國民會議，恐怕要爲共產黨或別的黨所乘，於國民黨不利，倒不如不開或緩開，要穩當得多。這些是主張不開或緩開國民會議的理由。我們現在且來考察一下這些理由，到底成不成爲理由。

一一

先說第一個理由。這個理由是很錯誤的。說這種話的人，不但不懂得總理主張開國民會議的用意，而且不懂得革命爲何事。在他們看來，彷彿中國革命（或中國統一）只有兩個公式：一個是和平統一，一個是武力統一。他們以爲和平統一走不通，便須走武力統一；武力統一走通了，便不要和平統一。他們以

爲總理也和他們一樣，認國民會議只是一個和平統一的方法。其實，總理那裏是這樣。總理所主張的是民衆統一，既不是簡單的和平統一，也不是簡單的武力統一。離了民衆底力量，什麼和平統一武力統一都是廢話，都是自欺欺人的事。總理主張開國民會議，第一是認國民會議這個主張可以『喚起民衆』，第二是促起民衆拿國民會議這個武器與軍閥及帝國主義者去奮鬥，第三是想由國民會議中產生一個民衆政權。總理並沒有妄想國民會議是一個和平的方法，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來統一中國。誠然不錯，總理曾經說過『和平統一』的話，並且也發表過『和平統一』的主張，但那只是一種臨時的策略，是要想引起新的革命鬥爭的策略。當時民衆厭戰的心理很盛，總理要証明戰爭底責任在於封建軍閥，不在於革命黨人，要想由此引起廣大的民衆參加革命鬥爭，以求革命底早日成功，故毅然提出『和平統一』的口號來號召民衆。但總理並不認國民會議是一個和平統一的方法。他並沒有妄想國民會議本身可以統一中國，所以他始終以鬥

爭的態度來提倡國民會議，並且努力準備軍事的力量，助長民衆底組織。這些都是說明總理主張開國民會議，並不是想用和平的方法來統一中國。至於說現在已經用武力統一中國了，更是好笑，離事實不知還有多遠。所以拿第一個理由來主張不開或緩開國民會議，是完全錯誤的。

次說第二個理由，也不能成立。姑無論現在國民黨事實上有沒有統一中國，即使真正統一了中國，國民會議還是要開的。我們要知道，現在所謂國民黨代表國民，是國民黨自命的，並沒有得到多數國民底承認。我們決不能因爲黨名叫做『國民』便可以代表國民。國民黨能否真正代表國民，是一個事實的問題，不是一個名稱的問題。我們假定現在的國民黨能夠真正代表國民，也須經過國民會議底正式承認，才算得數。因爲一則黨與國家是兩個東西，二則國民黨是主張民權主義的，當然不能丟開國家而言黨，也不能舍棄民權而言黨權（所謂『黨權高於一切』應該是對黨內的，不是對黨外的）。國民黨所要建設的國家

是民衆的國家，不是黨員的國家；是民權主義的國家，不是專制主義的國家。所以決不能因爲有了國民黨便不要國民會議；實在開國民會議，才能鞏固國民黨。這事，我們只要看一看蘇俄底現狀，便可以明白，蘇俄事實上是共產黨專政的國家，但是共產黨底政策，不能不經過蘇維埃底承認；因爲共產黨是黨的組織，蘇維埃才是國家的組織。主張民權主義的國民黨，如果連國民會議都不要，那未免離民權主義太遠了，決沒有方法維持政權。所以國民黨如果真正是代表國民的，便應該趕快籌備開國民會議——自然是真正的國民會議。

再說第三個理由，也是不對的。所謂現在是訓政時期，應該由國民黨來訓政，這句話原沒有什麼大錯誤。但是我們第一要問的：國民黨現在究竟在那裏？自從去年清黨以來，腐化反動分子如潮水般地湧進來把持了黨，革命的國民黨已有令人無從尋覓之感。而且一次二次地整理，直到如今，連登記還沒有登記出一個頭緒，正式的省縣市黨部更沒有產生。糟到如此的黨，怎麼配得上

訓政？其次，我們要問的：國民黨那裏來一批好的『訓政』先生，能夠把國民訓練好？現在連黨員都訓練不好，幹部都訓練不好，那裏能夠訓練好國民？老實說吧，現在中國國民沒有訓練是一個事實，正經地說起來，誰也不配訓練誰，除非是荒唐到了萬分的人，才會自命爲訓練先生或訓政先生，一味地想去訓練別人。現在是大家都要受訓練，不論是領袖，幹部，黨員或羣衆。訓練是相互的事，不是這個訓練那個，乃是大家相互訓練，領袖可以訓練羣衆，羣衆也可以訓練領袖。無論什麼人，只有在訓練中才能受得訓練。這是訓練或訓政底真正意義。國民會議就是訓練國民訓練黨員的一個極好的方法。如果現在是訓政時期，更應該開國民會議。如果妄想把國民訓練好了再開國民會議，恐怕國民會議一輩子也開不成。這種主張，和總理所說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話，不知相差多少萬里。

最後，說到第四個理由，更是可笑得厲害。國民黨如果怕共產黨或別的黨

到國民會議中來搗亂，那還革什麼命呢？！說這種話的人，真是丟盡了國民黨底面皮。我以為革命的國民黨決不會怕共產黨或別的黨來搗亂的。只要我們自己底脚跟站得穩，自己真正能夠代表多數國民底利益，擁護多數國民底利益，多數國民一定會站在我們這一邊，無論什麼人搗亂也不會發生什麼效果。除非我們是反革命，不能代表多數國民底利益，才會怕別人與我們搗亂。我相信革命的國民黨決不應因為怕共產黨或別的黨來搗亂而停開或緩開國民會議。

以上四個主張不開或緩開國民會議的理由，我們已經逐一加以批評，知道它都不能成立。這些錯誤的主張，由一個根本的原因發生，就是他們不懂得革命，不認識民衆。他們不曉得革命是爲民衆底利益，革命是民衆自己底事情。他們雖然掛着革命的招牌，但不知道革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所以他們至今還不懂得總理所主張的『國民會議』到底是什麼意思。

三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總理所主張的『國民會議』到底是什麼，這個，我們可以在總理主張召集國民會議的宣言（即北上宣言）中看得明白。宣言中有一段說明召集國民會議的必要如下：——

『欲使武力與國民深相結合，其所由之途徑有二：其一，使時局之發展能適應於國民之需要；蓋必如是，然後時局發展之利益歸於國民，一掃從前各派勢力瓜分及壟斷權利之罪惡。其二，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蓋必如是，然後國民之需要乃得充分之表現，一掃從前各派包攬把持隔絕羣衆之罪惡。以上二者，爲國民革命之新時代與舊時代之鴻溝劃然。蓋舊時代之武力爲帝國主義所利用，新時代之武力則用以擁護國民利益而掃除其障礙者也。本黨根據以上理論，對於時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

之統一與建設』。

這是總理主張召集國民會議的真正意義。簡單說，總理想以國民會議的方
法，『使時局之發展能適應於國民需要』，並『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而歸於『
國民自決』。所以這篇宣言有如下的扼要的結論：——

『本黨深信國民自決，爲民國革命之要道。本黨所主張之國民會議實
現之後，本黨將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列舉之政綱，提出於國民會
議，期得國民澈底的明瞭與贊助。本黨於此敢以熱誠告於國民曰：國民之
命運，在於國民自決。本黨若能得國民之援助，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統
一諸目的，必能依於奮鬥而完全達到』。

觀此，毫無疑惑地，可知總理主張召集國民會議的根本精神在於提倡『國
民自決』助成『國民自決』，這與遺囑中說的欲達到國民革命的目的『必須喚起
民衆』的意思一樣。總理幹了四十年的革命，其目的是要解放被壓迫的民衆；

從他四十年的經驗中，『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靠民衆自己底力量，所以主張『國民自決』。因爲總理深信只有民衆自己底力量才是靠得住的革命力量，所以臨死時還諄諄遺囑我們『必須喚起民衆』尤須於最短期間促開國民會議』，以實行『國民自決』。總理主張開國民會議，就是『國民自決』底一個方法。總理是主張以民衆底革命力量來統一中國，以民衆底組織力量來完成中國革命，所以他並不是主張簡單的和平統一，也不是主張簡單的武力統一。總理不相信單純的武力可以統一中國，也不相信單純的和平方法可以統一中國。總理只相信民衆底力量才能統一中國，而且主張民衆自己武裝起來，把武力變爲民衆底武力，才能統一中國。因此，總理在北上宣言中，有『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成爲國民之武力』的主張。一方面主張『國民自決』，同時主張把武力變爲國民底武力，這是總理主張召集國民會議的真意。

所以總理認國民會議是一個極重要的主張：第一，可以『喚起民衆』底覺悟

；第二，可以促進民衆底組織；第三，可以號召民衆去反抗帝國主義和軍閥；第四，可以引導民衆參加政權以至於掌握政權，發動新的廣大羣衆的革命鬥爭；第五，可以把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最低限度的政綱提出來得到民衆底承認。而其根本的精神，就是認定國民黨若不能得到廣大羣衆底同情和擁護，決不能完成中國革命，連最低限度的政綱也無從實現。總理是要想在國民會議中通過國民黨最低限度的政綱，把國民黨底政綱變爲多數民衆底政綱，獲得多數民衆來擁護這個政綱，以多數民衆底力量來實現這個政綱。所以國民會議底目的就是國民革命底目的。

國民革命底切近目的，總理在北上宣言中，說明如下：

『對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及特權，一方在變更外債之性質，使列強不能利用此種外債，以致中國坐困於次殖民地之地位。對內政策，在劃分中央與省之權限，使國家統一與省自治各遂其發達而不相妨』

礙，同時確定縣爲自治單位，以深植民權之基礎，且當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補助農工實業團體之發達，謀經濟教育狀況之改善。蓋對外政策果得實現，則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歸於消滅，國家之獨立自由可保。對內政策果得實現，則軍閥不致死灰復燃，民治之基礎莫能搖動。此敢信於中國之現狀實爲對症之良藥也。北伐目的宣言，根據此旨，且爲之說明其順序：（一）中國躋於國際平等地位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方得充分發展；（二）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三）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得團結力之增長，有改善之機會；（四）農工業之發達，使人民之購買力增加，商業始有繁盛之動機；（五）文化及教育等問題，至此方不落於空談，以經濟之發展，使智識能力需要日增，而國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業及教育之經費易於籌措，一切智識階級之失業問題失學問題，方有解決之端緒；（六）中國之法

律，更因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而能普及於全國領土，一切租界皆已廢除，然後陰謀破壞之反革命勢力無所憑藉。以上諸端，凡屬國民，不別其爲實業家，爲農民，爲工人，爲學界，皆無不感其切要，而共同奮鬥以斬其實現者也。」

國民會議就是爲實現這些切近的具體目的而開的。所以國民會議是一個國民革命底方法，是革命運動底高度的發展，同時也是民權主義底最高形式（不過還僅僅是萌芽），是民衆政權底第一步。因此，總理十分重視國民會議，臨死還遺囑我們「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國民黨革命如果是爲民衆的，必須實現國民會議，得到多數民衆底擁護，才能證明真正是爲民衆的。總理是確信國民黨底政綱能夠得到多數民衆底擁護，所以毅然決然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民主的方法去求政綱底通過。革命是爲民衆的，對於民衆當然只有用民主的方法，以多數民衆底意思爲依歸。所以總理提倡民權主義，主張以民權主義（以

黨治國是以民權主義爲基礎的）來完成中國革命。國民會議是民權主義底一個最高形式，所以他在國民革命底過程中占極重要的地位。

這種國民會議底組織，在當時，總理主張以左列團體底代表來構成，其團體名稱如下：

- 一、現代實業團體
- 二、商會
- 三、教育會
- 四、大學
- 五、各省學生聯合會
- 六、工會
- 七、農會
- 八、共同反對曹吳各軍

九、政黨

這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總理正式發表的主張。這種主張，有一個原則，就是總理主張以職業團體爲構成國民會議底單位，不主張以地域團體爲構成國民會議底單位。這個原則是非常重要的，和資產階級的國會完全不同，可以說是一種新的民權主義的形式，從這當中可以產生新的國家形式。

以上是總理所主張的國民會議底本質，我只是很忠實地加以介紹。

四

總理這個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在遺囑上雖然寫得明明白白，叫我們『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可是我們——一切總理底信徒，差不多都不會注意，並沒有『促其實現』。只有前年十一月舉行的『中央各省區聯席會議』，對於這個問題，通過一個決議案，但以後並沒有事實的發展。這個聯席會議，議決『

本黨應繼續主張開國民會議，以此號召全國，『召集國民會議之預備方法，先發起人民團體之聯合會，此聯合會須包含農工商教職員學生自由職業者軍隊及婦女團體之代表』，此種人民團體聯合會，分爲全國，各省，各縣市及海外各地華僑等，從事籌備國民會議底召集並宣傳國民會議底政綱。聯席會議通過一個『全國人民團體聯合會底綱領』，這個綱領是打算提出國民會議作爲國民會議底綱領的。全文共四十三條，現在列舉於下：——

- 一、實現全國政治上經濟上之統一。
- 二、廢除督軍督辦等軍閥制度，建立民主政府。
- 三、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之完全自由。
- 四、國內各小民族有自決權。
- 五、廢除不平等條約，重行締結尊重中國主權之新條約。
- 六、劃分軍政民政之權限。

- 七、統一全國財政。
- 八、關稅自主，力求實行海關保護政策。
- 九、廢除厘金，訂定新稅則，廢除苛捐雜稅。
- 一〇、嚴懲貪官污吏，勵行廉潔政治。
- 一一、統一幣制，劃一度量衡。
- 一二、設立國家銀行，以最低利息，開發農工商業。
- 一三、實行鄉村自治。
- 一四、切實與有計劃之剿匪。
- 一五、建築鐵路。
- 一六、建築道路。
- 一七、修治河道。
- 一八、修築新港口。

- 一九、改良水利。
- 二〇、改良教育。
- 二一、指定教育經費。
- 二二、強迫及普及義務教育，及提倡職業教育。
- 二三、勵行平民識字運動。
- 二四、嚴禁鴉片。
- 二五、政府應幫助新工業之發展。
- 二六、取消在中國之外國工業特殊權利。
- 二七、政府應保障交通之安全及保衛商旅。
- 二八、減輕佃農佃租百分之二十五。
- 二九、統一土地稅則，廢除苛稅，改良地稅。
- 三〇、遇肌荒時得免付田租。

三一、禁止重利盤剝，最高利率，年利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

三二、政府應幫助組織及發展墾殖事業。

三三、政府應設法救濟荒災及防止荒災之發生。

三四、不得預徵錢糧。

三五、農民有設立農民協會之自由。

三六、制定勞動法以保障工人之組織自由及罷工自由，並取締雇主過甚之

剝削，特別注重女工童工之保護。

三七、廢除包工制。

三八、限制工作時間，每星期不得超過五十四小時。

三九、婦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及社會上一切地位與男子有同等

之權利。

四〇、凡服務各機關之婦女，在生育前後，應給與兩個月休假，在假期內

照發薪金。

四一、提高及改良兵士生活。

四二、設法使華僑在居留地得受平等待遇。

四三、華僑回國興辦實業，須與以特別保護。

這些綱領，與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列舉的政綱，都是打算提出國民會議的。國民會議就是要通過這些政綱，實現這些政綱的。如果國民會議通過了這些政綱（也許有些增減），那麼國民黨底政綱便成了多數國民底政綱，國民黨便可以用國民底名義來實現他底政綱。這是民主的方法，國民黨是主張民權主義的黨，當然要採用民主的方法。我們只要自信這些政綱是合於民衆底需要的，自然可以大膽地召集國民會議，把這些政綱提出國民會議，獲得國民會議底通過。不幸自從前年十一月聯席會議以後，大家都把這個問題忘記了。許多人都似乎覺得現在是『黨』政府，用不着『國民』政府了。現在既然用不

着『國民』政府，自然用不着『國民』會議。總理遺囑中千叮萬囑的『國民會議』，差不多已經沒有人記得了。

五

直到最近，才有很少數人談到國民會議，有些人主張要開，有些人主張不要開。主張不要開的理由，我上面已經批評過，這裏不用重複。主張要開的人，有一部份是官僚軍閥，他們因為在國民黨裏沒有地位，沒有得到國民黨底中央委員，所以想借國民會議一個題目來提高自己底地位，鞏固自己底權力。這些人名義上雖然用了『國民會議』四個字，實際上所欲製造的完全是段祺瑞式的『善後會議』，或袁世凱式的『籌安會』，是一種強姦民意的勾當，與多數國民毫不相干。他們所主張的國民會議，是假國民會議，我們應該根本反對，用不着多所討論。

現在我們應當討論的是真正的國民會議，革命的國民會議。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上，站在國民的立場上，以至於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究竟要不要開國民會議？我以為我們應該無疑地答復道：要開國民會議，而且要趕快開國民會議。現在只有開國民會議，中國革命才能有高度的發展，多數國民才能起來『自決』，國民黨才能恢復原來的革命性。國民會議問題乃是當前一個最重要的根本的問題。如果我們是真正總理底信徒，真正革命的分分子，一定要努力促成國民會議底實現。

以前，在北洋軍閥統治之下，還可以藉口段祺瑞，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軍閥底阻碍，民衆沒有組織，不能開國民會議；現在，形式上已經由國民黨統一全國了，各省當局都是號稱總理底忠實信徒，而且每天讀總理遺囑，實在沒有一點理由可以主張不開國民會議。如果國民黨裏有人主張不開國民會議，顯然是違反總理的遺囑，無疑地是總理底叛徒。這種人不曉得民衆，不曉得

總理，只曉得自己，只曉得自己底『功名富貴』。如果國民黨還是一個革命的黨，多數革命的黨員還不願意『亡黨』，那麼對於這種叛徒——連總理遺囑都要違反的叛徒，便應該加以嚴厲的懲罰。不然，不但『國民黨』三個字得不到民衆底信任，恐怕連總理遺囑，三民主義都要受民衆底懷疑了。

所以我們現在努力促開國民會議，不論在革命的立場上說，在民衆的立場上說，或在國民黨的立場上說，都是絕對應該而且必要的。不過我們要促開真正的國民會議，革命的國民會議，必須爭到幾個先決的條件：——

(一) 國民黨必須澈底改組，恢復十三年改組的精神，肅清黨內一切投機腐化不革命假革命分子，吸收一切革命分子，統一革命領導權，真正代表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底利益，領導民衆來革命。

(二) 必須立即恢復並促進一切民衆組織，不論工會，農民協會，商民協會，婦女協會，學生聯合會等，都須一律恢復並促其成立。這些民衆團

體，不但應有地方的單獨的組織，而且應有全國的聯合的組織。這些團體底產生，應該採用民主的方法。黨部對於各民衆團體，應該通過黨團作用去指導，不應該直接下令去干涉。任何民衆團體，政府都不得任意解散，除非有真正反革命的事實和證據。

(三)各民衆團體在國民會議運動中，必須有充分活動的自由，即須有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能夠提出各自底要求，並須釋放一切政治犯。總理在北上宣言中說，『於會議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並保障各地方之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便是這個意思。我們必須遵守總理底遺訓，努力爭取這一個條件。

我們先做到了上述三個條件，然後才有真正的國民會議產生的可能。既做到了這三個先決條件，還須做到下述兩個基本條件，才能產生真正的國民會議。

，革命的國民會議：——

(一)國民會議底構成，必須以職業團體爲單位，不能以地域團體爲單位。

因爲只有職業團體才能反映出各種民衆底要求與力量，地域團體是沒有這種可能的。

(二)國民會議代表底產生，必須按照人數底多寡，以民主的方法選舉出來，絕對不能指派。因爲只有用這種方法來選舉，才能產生真正的國民代表。

這兩個是召集國民會議底基本條件，實行了這兩個基本條件，真正的革命的國民會議才得產生。我們要促開真正的國民會議，必須力爭這三個先決條件和兩個基本條件。

六

現在是一個極嚴重的時期，革命有岌岌中斷之虞。帝國主義加於我們的壓迫一天嚴重一天，英帝國主義之於南中國，日帝國主義之於北中國，正在猛烈地進攻。封建勢力瀰漫於全國，舊軍閥還未打倒，新軍閥已繼續不斷地形成，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則到處猖狂，屠毒民衆。國民黨已日益消失其革命性，被把持於投機腐化分子之手，中央黨部底命令幾乎不能出都門。民衆底痛苦日甚一日，革命勢力底破裂無從團結。這是中國革命中最嚴重的時期，非實行總理所提倡的『國民自決』，再無別法跳出這個危機。總理底真正信徒，革命的國民黨員，應該起來恢復革命的國民黨，積極領導這個『國民自決』的運動。國民會議是『國民自決』底一個重要方法，我們應該毫無疑惑地採用這個方法。

現代革命是民衆自己的革命。革命的國民黨是民衆自己的黨。真正的國民會議是民衆自己的會議。革命的國民黨，應該立即準備真正的國民會議，以完成中國革命，解放中國民衆！

總理底革命遺囑，正照耀在民衆底面前。總理底『喚起民衆』和『開國民會議』的二十大口號，已成爲民衆底實際要求，將成爲民衆底實際行動。革命的國民黨只有趕上前去領導纔是唯一的生路！阻止，壓迫，都只有把自己送到墳墓裏去！革命的同志，一致努力呵！

一九二八，七，二七。

第三黨問題

(一)

自從四月一日『戰線』第一期發表迪可君底『論第三黨』一文以來，朋友中很有人問我對於第三黨的意見，且有人問我是不是第三黨負責的人。關於這個問題，我在『革命評論』第一期上曾經發表過簡單的意見，現在我想把我所聽到的東西，在這裏再討論一下。

據『戰線』迪可君所說，『第三黨』內幕人物，『有組織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鄧演達，被共產黨開除的譚平山，以及退出共產黨回到國民黨老家的施存

「統等」；他們底理論是「既不滿意到處暴動組織蘇維埃政府的共產黨，認為這是超時代的政策；而同時又不滿意拆着爛污，「殺盡共產黨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那是不用說，他們更不會贊成軍閥張作霖了。在這樣三角戀愛關係的中國，他們想替革命找出一條新路來，於是產生第三黨的理論」。從這段話看來，所謂『第三黨』是指着鄧演達，譚平山等人所組織的團體說的。鄧譚兩人底意見如何，我不知道；我現在只能把我自己底意見寫在下面。

鄧譚等人所組織的第三黨，究竟叫什麼名稱，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其實名稱也不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大概所謂『第三黨』者，是介於現在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東西。他們底主義，綱領，政策，社會基礎和政治行動，我們都還不會知道，自然不好妄加批評，更說不上贊成和反對。雖然有人對我講，他們彷彿是右派共產黨，也有人對我講，他們彷彿是左派國民黨，又有人對我講，他們是右派共產黨和左派國民黨混合的東西；但我總不能斷定他們究竟是什麼。

大概他們裏面的分子，包括以前共產黨右派和國民黨左派彷彿是一個事實，鄧演達和譚平山就是一個象徵；但是現在的鄧演達和譚平山，他們共同的主張究竟怎樣，我們既不能知道，也就無從加以批評。

所以我這篇文章，題目雖然是叫做『第三黨問題』，內容並不在於批評『第三黨』，不過想借這個題目來發表我個人關於中國革命黨的組織上的意見，和一切革命同志共同討論。

(一)

我關於中國革命黨的組織上的意見，決定於去年七月間國共兩黨行將正式分家的時候。在去年五六月間，我隨軍到湖北咸寧、蒲圻、嘉魚、新堤、沔陽一帶工作，看見各地共產黨，國民黨，工會，農民協會工作情形及民衆實際的要求與力量，使我對於共產黨負責人員底報告起了極大的懷疑，並發見共產黨

的名義在一般社會甚至於各地共產黨內已有一種出人意外的誤解。一回到了武漢，又是國共分家空氣十分嚴重的時候，使我感着思想上極大的煩悶。我已看到分裂在客觀上是必然要到的事，但在主觀上總還希望有挽回的可能。所以當時鄧澤生先生和我討論解散共產黨，改組國民黨的問題，我便無疑地贊成。當時，我還把鄧先生這個意見報告過陳獨秀先生，請他提出討論，他回答我不能討論，因為無產階級有自己底政黨是一個世界的問題，非中國單獨所能解決。我當時既沒有正式脫離共產黨，共產黨底紀律我又不能不遵守；在那樣反共的高潮中，我又不願意退出共產黨；共產黨底前途，我又看得很清楚的：一條是變成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一條是變成暴動暗殺的團體。當時思想上煩悶到了極點，又加以身體衰弱到了萬分，只得暫時消極，不問一切。經過兩個月病中的考慮，才決定退出共產黨而不退出國民黨，在『中央日報』（八月三十日）上發表『悲痛中的自白』表明自己底政治立場，實踐兩月前已決定的態度。現在我且

把去年七月間決定的關於黨的組織上的意見，從八月三十日的『中央日報』中，抄錄於下：

『大約在兩個半月以前，我剛從新堤隨中央獨立師回校，鄧演達先生告訴我一個很重要的意見，他主張國民黨實行第二次改組，解散共產黨的組織，統一革命的領導權，集中一切革命的勢力，並確定向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前進的具體綱領。我當時聽了便很贊成，我爲了這個問題，曾經細細想過，並曾經對好些人講過，這無論如何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大問題。我很希望國共兩黨的關係，能夠這樣的解決，因爲這樣解決對於革命是有利益的。我寧願爲促進這樣的解決而首先退出共產黨。』

『我爲什麼贊成鄧演達先生這個意見呢？根本的理由是要集中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的領導權，以便迅速打倒帝國主義及一切反革命派，以達到總理所說的『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目的。除此之外，還有三個理由：

第一，我承認黨是一種工具，不是目的。我們是爲革命才來組織黨，爲民衆的利益才來加入黨，決不是爲了黨才來革命，爲了黨才來拉攏民衆。中國目前的革命——國民革命，由共產黨來統一革命的領導權是不可能的，只有由中國國民黨來統一。所以我贊成鄧先生的主張，犧牲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來擴大中國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爲強有力的革命工具，名符其實地擔負中國革命的領導權，以免分散革命的勢力。第二，我在廣州中山大學及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工作時，有很多青年，說國民黨組織不好，缺乏訓練，要我介紹加入共產黨，我每次拒絕，對他們說明國民黨如有不好，我們每個國民黨員都應該負責將它改好，中國目前的革命是需要一個強大的國民黨，我們黨員決不能採取消極的態度；我又再三對他們說明國民黨左派在革命中地位的重要，勸他們做一個左派黨員，團結左派的勢力。（注）（我這層意思，曾經在廣州中山大學，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及他處，公開演說過幾次。）然而結果，眼看着左派的力量，終不能十

分強大起來，我於是才想到共產黨的存在，客觀上是妨碍國民黨左派的發展的。我以爲這是革命的損失，無形中減少了革命的力量，所以我贊成鄧先生爲統一革命領導權而統一黨的主張。第三，我上次隨中央獨立師到咸寧，蒲圻，嘉魚，新堤一帶工作，看見許多民衆運動的情形，發見一些民衆運動的幼稚和錯誤（雖然大部分是客觀的必然的），使我深深感覺到共產黨的名義在內地是拿不出去的，尤其在鄉村中，並且會招致許多莫名其妙的誤會與謠言，會妨碍革命的推進，因此，我想到共產黨這塊招牌不是不可以犧牲的，雖然我自己掛了好幾年共產黨員的招牌，對於這招牌已有依依不捨的感情，然而我知道這招牌在現在是無論如何不能深入羣衆，只有一種變態的深入羣衆，改頭換面地深入羣衆。所以我寧願爲了革命，贊成卸下了這招牌，以免將來發生不可補救的錯誤。這亦是我贊成鄧先生主張的一個理由。

『當時鄧先生告訴了這個主張給我之後，便問我的意見，我說，我個人是

贊成的，便把我的意見約略告訴了他。……我們當時談得很簡單，匆匆就分別了，後來沒有再見面，不過我的衷心是希望國共兩黨的關係能夠這樣很好的解決，不幸事實的發展不能如我所願望。……

『這幾天病較好了，使我冷靜地考慮這一切的問題，想到帝國主義的依舊逞兇，想到軍閥的殘酷壓迫，想到一切反革命勢力向革命勢力猛烈進攻，想到民衆尤其工農的痛苦日甚一日，革命的基礎岌岌有被顛覆之虞，我於是覺悟了，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消極的態度能夠解決的，在這劇烈的鬥爭中，我應該站在一方面，我不能袖手旁觀取遊移不定的態度。我應該站在革命的一方面，與一切革命的份子協力奮鬥，打倒我們一切的敵人。共產黨呢，由上面所說的幾種理由，我認定共產黨在目前中國決不能擔負集中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的責任，即不能解決目前政治，經濟種種實際問題，因此，我不能再留在共產黨。然而中國革命是不能停止而且不應停止的，革命必須有黨來領導。』

什麼黨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呢？在客觀上只有中國國民黨。雖然中國國民黨在現在有種種的缺點，沒有到健全的地步，並且最近還有一種腐化的傾向，然而正因為是這樣，才需要我們的奮鬥。假使國民黨什麼缺點都沒有了，已經是十分健全了，那還要我們做什麼呢？中國國民黨決不是那一個人或那一派人的黨，亦不應是那一階級的黨，它是全中國一切被壓迫民衆的黨，具體地說，它現在應該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產資階級的黨。只要遵守總理底三民主義，只要實行國民革命，只要遵守國民黨的宣言，決議案及革命政策，只要反抗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只要站在被壓迫民衆方面擁護民衆的利益，只要爲中國的自由平等奮鬥到底，這樣的革命份子，便有資格做國民黨員，便是國民黨的忠實黨員，我相信總理的國民黨，革命的國民黨是這樣的。我相信這樣的國民黨，一定能夠完成中國的革命。實現總理所說的『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非資本主義的三民主義社會。所以我願意留在國民黨中，做一個忠實的革命的黨員。

，不顧一切譏笑與謾罵甚至於壓迫，爲國民黨底革命的存在而奮鬥，我相信革命的國民黨，一定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我之所以退出中國共產黨而不退出中國國民黨，便是爲此。」

這是去年八月三十日我在『中央日報』上所發表的關於黨的組織上的意見，直到現在，我在原則上還是抱着這個意見。我依舊相信要使中國革命成功，必須造成統一革命領導權的革命的國民黨，不過現在情形和去年七月間已大不相同，共產黨已走入暴動的極端，不但沒有讓步到解散的可能，而且把許多不贊成他們暴動政策的分子都認爲機會主義者，一批一批地開除出來了，聽說共產黨現有的策略，非常簡單：跟他們走，否則排斥。我在日本『國際』雜誌五月號上，看見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於今年二月二十五日通過一個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內容不但痛罵整個國民黨底反革命，就是對於譚平山等組織的『第三黨』也加以猛烈的攻擊，認爲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黨，將來會變成反動派底工具。

總之，在共產黨方面看來，除了他們自己，都是靠不住的，不是反革命，就是機會主義。所以我們此時不但希望共產黨解散是一個妄想，就是希望共產黨改變政策和共產黨合作，也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澤生先生近來的意見怎樣，若還是去年那一個意見，希望解散共產黨來改組國民黨，我敢於斷言是走不通的。如果鄧譚諸人，要想於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革命系統之外，另立一個新的革命系統，成立所謂『第三黨』，我以為在客觀上既無根據，在主觀上也不需要，其失敗是必然的事。我以為爲這個問題，必須有更深的考察。

(二)

我以為中國革命自有他自己底革命立場，和法國革命不同，和俄國革命也不同。抄襲法國革命固然是錯誤，抄襲俄國革命也一樣是錯誤。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誠然都給與我們許多重大的教訓，爲我們所應當研究和採取；但是最

要緊的還是在於分析中國革命底客觀條件，從這些客觀條件底分析中，規定中國革命底出路。中國革命是在世界革命的過程中，要完成中國革命必須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所以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底一部份，有普遍的世界性。同時中國革命又是在半封建的社會中進行，具有民主勢力對封建勢力鬥爭的意義，在社會史上顯然有他特殊的獨立性。再則，中國革命必然地以農工階級爲基礎，農工階級底要求必然要走到社會主義，所以有濃厚的社會性。代表這三個性質——世界性，獨立性，社會性——的主義，就是總理底革命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主張打倒國際帝國主義達到『國際平等』，就是中國革命底世界性。民權主義主張掃除封建勢力達到『政治平等』，就是中國革命底獨立性。民生主義主張擁護農工利益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達到『經濟平等』，就是中國革命底社會性。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中國革命底實際要求和必然出路，能夠解放中國整個被壓迫民族，和世界革命匯合一起，這是中國革命底科學的立場，沒有一點可以懷疑。

依這個革命立場組織起來的革命黨，就是總理組織的革命的國民黨。只有這樣的黨，才能代表中國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利益，才能集中一切革命的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完成中國革命。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這樣聯合戰線的革命黨，不是任何一階級的黨。共產黨是一階級的黨，不能完成這樣的任務；『第三黨』如果是一階級的黨，也一定不能完成這樣的任務。能夠完成這樣任務的、只有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利益的統一的革命的國民黨，即民國十三年改組後腐化前的國民黨。我們現在所應當努力造成的也就是這樣的國民黨，決不是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去憑空組織所謂『第二黨』。

誠然不錯，現在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能令人滿意：國民黨一天一天地腐化，共產黨一味地暴動。在這種情形之下，似乎有左打共產黨右打國民黨的『第三黨』產生的必要。然而細細考察起來，便會知道他沒有根據。第一，中國

此時除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外，決不能再有其他革命的主義。第二，中國此時除了組織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的黨和代表無產階級的單一階級的黨外，決不能有其他的革命黨。共產黨在客觀上雖沒有完成中國革命的可能，但他還有二百多萬確定的無產階級做基礎，且有鮮明的共產主義做旗幟，在理論上還說得通。至於憑空產生的『第三黨』，即使一時能夠集合若干小資產階級分子，也不會成爲一個勢力，終究要各找各底出路的。如果鄧譚諸人所組織的『第三黨』是這樣一個性質，我相信決沒有好的結果。也許他們所組織的不是這樣的東西，但我想和澤生先生在武漢時所說的總有些不同，且等將來真相明瞭時再批評吧。

我以爲中國革命只有兩個革命系統，一個是承繼總理這一個國民革命的系統，另一個是承繼第三國際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這兩個革命系統底目的雖然相同，都是要打倒帝國主義實現社會主義；但是它們底出發點却不一樣

，國民革命以解放被壓迫民族爲出發點，無產階級革命以解放無產階級爲出發點。其次，它們所用的方法也不盡相同，國民革命以鞏固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聯盟，同時進行解決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逐漸去完成社會革命；無產階級革命以團結無產階級爲主力，直接從事社會革命，建設無產階級國家。我們要革命，只能在這兩個革命系統中選取一個，決不能在這兩者以外，憑空造出一個新的革命系統，因爲它沒有事實的根據。

中國共產黨現在採取第三國際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我們從中國經濟發達狀況和無產階級數量質量上來觀察，可以斷定它在現在是走不通的。我們如果以客觀的態度，從歷史上從社會經濟狀況上來觀察中國目前的革命，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承認現在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忠實地繼承總理這一個國民革命的系統，以堅強的確信勇敢邁進，去完成中國革命的歷史的任務。

中國革命運動，一向在總理這個國民革命的系統之下來進行，以後還應當

在這個系統之下來進行。革命的三民主義，能夠解放中國一切被壓迫的民衆，達到『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目的。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聯盟，能夠實現整個革命的三民主義，打倒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及一切反革命派。總理的革命的國民黨，能夠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利益，適應民衆底實際需要而行『革命的進化』。只要我們理論上在革命的三民主義之下統一起來，組織上在革命的國民黨內統一起來，中國革命一定能夠很快地完成。只要我們能夠造成統一的革命的羣衆的國民黨，切實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利益，集中一切革命的勢力，統一革命的領導權，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什麼第三黨，第四黨固然不成問題，就是共產黨也自然不成問題。所以我們現在最切要的任務，就是承繼總理十三年改組國民黨的勇氣和決心，從事改組現在正在腐化的國民黨，造成統一的強大的羣衆的革命的國民黨。如果我們不能造成這樣的國民黨，不但第三黨第四黨不免要產生，就是第五黨第六黨以

至第十幾黨也恐繼續不斷地產生出來，那時中國革命也就完了！

一切革命的同志！爲挽救革命底流產，爲挽救革命戰線底分裂，爲集中一切革命的勢力，爲統一革命的領導權。爲解放全國被壓迫民衆，爲實現整個革命的三民主義，一致努力恢復十三年總理改組的國民黨！

一切革命的民衆！在革命的三民主義和革命的國民黨之下團結起來！

一九二八、五卅紀念日、

討論中國革命理論問題

存統先生：

我讀罷先生的中國革命底理論問題之後，有一點意見，特寫出來請先生指教。

釐定革命的理論，確是當今最重要的工作。中國革命之所以淪於目前這般渙散蕭條，根本原因就在缺乏確立一個革命理論。在國民黨內，目前幹部之不能團結，派別之如此分歧，其原因並不完全是對人的關係，最重要的也是因為黨的理論沒有建樹起來。所以，我們現在為要求黨的發展，革命的發展，必須首先確定理論。「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這話是不錯的。至於

要建立正確的革命理論，必須「採用科學的方法，站在大多數被壓迫民衆的立場，根據中國社會現實的狀況及其在國際中立的地位」來立論。先生的這種主張，更是十分的正當，值得我們欽佩。

先生論中國革命底出發點「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打倒帝國主義以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從這一個出發點一直往前走，必然地要達到非資本主義的民生主義。在這一個從民族主義到民生主義的悠長的過程中，必然地要引起民衆底自覺，發生對於民權主義的要求以爲鬥爭的武器。這樣便產生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成了被壓迫民族革命底根本理論。」精確詳盡。而「認定中國革命有自己獨立的（特殊的）立場，以獨立的資格參加世界革命。」這兩句話更說明了國民黨在革命中的地位。深足打破一般誤認國民革命爲單純的民族革命或以國民革命爲世界革命的附庸人們的誤解。不過在這一段中（原文的第二節），我有些地方要請先生指示的：

(一)先生說「被壓迫民族革命底出發點是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無產階級革命底出發點是解放整個無產階級。」從這個出發點演繹下去，於是先生說「被壓迫民族革命底第一個任務是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第二個任務才是解放無產階級，是要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去解放無產階級；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底第一個任務是解放無產階級，第二個任務才是解放全體國民，是要在社會革命的過程中去解放全體國民。」關於這點，我個人的意見以為說被壓迫民族革命是要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去解放無產階級是對的；說無產階級革命是要在社會革命的過程中去解放全體國民，我就有點懷疑。無產階級解放了之後，是不是一定會走向階級專政的路上去。（我想是會的。）在階級專政之下，將如何的去解放全體國民呢？國民革命之所以能在解放整個民族之過程中來解放無產階級，其主要的原因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是超階級的，是要消滅階級的。階級既化除了，整個的民族既得解放，那末，一部份的無產階級當然也可以得着解放。可

是在階級的界限十分清楚，十分嚴密的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別的階級（如農民小資產階級）將怎樣去解放他呢？這層希望先生給我的指示。（二）「社會主義的蘇俄，在本國雖然已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然而在國際上依舊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最一個被壓迫的國家。（雖然某種意義上，和帝國主義國家處於均勢的地位）」在赤白帝國主義的呼聲同時盛倡的今日，我很希望先生告訴我們蘇俄究竟是個甚麼東西？壓迫者？還是被壓迫者？（三）小資產階級與準小資產階級的區別在那裏？

在第三段裏，先生論中國革命底社會基礎，特別注意於社會階級底分析。先生說「所以社會階級底分析，是革命問題中的極重要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不能分析階級的人，決不能真正懂得革命，尤其不能決定革命底正確策略。我們要尊重科學，我們要承認事實。」這幾句話是很重要的，從這幾句話裏可以看出三民主義的科學派與玄學派不同點。我覺得，真革命者沒有不

尊重科學的。如果離開客觀的事實，不加以實際的研討，全憑主觀來處理一切的革命者，絕無不失败的。先生在這一段裏論農工小資產階級結成革命的聯盟，以求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十分透徹。

第四段論中國革命勢力底組織問題是全文中最重要的一段。統一革命領導權的問題，的確是從事於革命運動的先決條件。過去國共間的糾紛，主要原因固如先生所說的是組織問題，而革命領導權之不統一，也是造成破裂的一個原因。

先生對於黨的組織，主張以一個切實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利益的統一的聯合戰線的黨，消滅其他一切的黨。這個主張我是完全贊同。祇是有個問題所在，即如何來化合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個組織成爲一個？要使共產黨取消或解散，事實上絕不可能。共產黨既與國民黨同時存在，其間必發生衝突，殆無疑義。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我們國民黨本身充分的發揮革命性，盡力的去爲

大多數窮苦羣衆謀利益；站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三角革命聯盟的立場去努力實現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三民主義之外，恐怕沒有其他辦法。可是共產黨是有國際的組織的，他們一定要來和我們爭革命領導權。那末我們又將如何的來求領導權之統一呢？拉雜的亂寫了不少，我對於先生這篇文章竟認爲是很正確，很精深，很有系統的。先生主張一個革命（國民革命）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黨（革命的國民黨）就是中國革命底一貫的理論，實在是不錯。我希望先生能更努力於這方面理論問題的討論，使革命的同志們有所遵循。謹致革命敬禮！

黃漢瑞

漢瑞先生：

來信對拙作提出許多問題來討論，使我有繼續申述的機會，十分感謝。現

在就先生來信底順序，簡單答復如下：

(一)先生懷疑我所說的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是要在社會革命的過程中去解放全體國民一語，以爲無產階級解放之後，會走向階級專政的路上去，因此不能解放全體國民。先生這個誤會底發生，大概由於先生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這個問題沒有做過深刻的研究。我現在且就我所知來簡單地答復先生：第一，無產階級革命底目的，直接的是解放無產階級，間接的是解放全體國民，因爲他要把全體國民無產階級化（不是窮人化，乃是普羅列塔利亞化），即把全體國民勞動者化，由此逐漸消滅了階級。因爲要全體國民資產階級化，資本家化是不可能的，但要全體國民無產階級化，勞動者化是可能的。到了全體國民都變成了普羅列塔利亞，變成了勞動者，階級不是消滅了嗎？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完全成功後的情形。就是我們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也是要使全體國民都變成了勞動者。到了全體國民都變成了勞動者，沒有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階級自然消滅

。第二，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有兩方面意義：一是政治的，一是經濟的。從政治上說，無產階級革命，必然要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治，形成無產階級底專政（現在各資本主義國是資產階級專政），剝奪資產階級底一切自由與權利，因為只有這樣，始能防止反革命底發生。從經濟上說，無產階級革命，一則要把大規模的生產機關收為公有，二則要把小生產制化為大生產制，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所謂專政，多半是政治上的意義，不是經濟上的意義（在經濟上也是帶政治性的）。政治制度底變革，政權底移轉，可以在短期間內用革命的手段來成就。經濟制度底變革，生產底改造，決非短期間所能完成，也非革命的手段或政治的方法所能勉強促成。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例如英國，大規模的生產制度十分普遍，無產階級數量占全人口之大部份，社會主義底客觀條件已經成熟，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自然容易，只消改變所有關係和增加大生產制便得。總之，要使全體國民普羅列塔利亞化，勞動者化，以至消滅階級，必須大

生產制代替了小生產制，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第二，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對於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一方面以社會主義的經濟力量與他們競爭，同時竭力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使他們知道社會主義的經濟底利益，自動或被動地加入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中，由此解放了他們，並不是保存了他們底階級和小生產制，也不是以政治力去強迫消滅他們。這是我對於先生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底答復。

(二) 先生問我蘇俄究竟是個甚麼東西？壓迫者？還是被壓迫者？我可以毫不猶疑地答復先生：從國際的形勢上說，蘇俄亦是一個被壓迫者，是一個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現在許多帝國主義的國家，以英國爲中心，正結成反俄聯盟，想以包圍政策壓迫蘇俄，以消滅社會主義底大本營。蘇俄底立國基礎，與帝國主義根本不相容，他是站在反帝國主義一邊的，決不是帝國主義。至於有些人說他是赤色帝國主義，我不大明白他底意義，大概是受了白色帝國主義底

宣傳。依我底私見，即使我們要反對蘇俄，也用不着說他是赤色帝國主義，反使白色帝國主義（真正帝國主義）在旁邊冷笑。誠然，蘇俄幫助中國共產黨亂行暴動（如去年廣州大暴動）是不應該，爲我們所應反對，目前總理底聯俄政策不能繼續，但是依我個人底私見，總希望蘇俄能夠改變政策，不再援助中國共產黨亂行暴動，在一定的條件之下與我們恢復邦交。因爲我相信蘇俄是反帝國主義的，我們也是反帝國主義的，同是反帝國主義的人，總希望不要互相衝突，但我亦不是主張無條件地聯俄。我以爲中國革命雖與世界革命有密切的關係，我們應該與世界一切革命勢力聯合，但最要緊的還是靠我們自己，中國革命應該由我們中國革命民衆手裏完成，我們自己要處於主動的地位，要依據我們自己底利害來決定我們底行動。總之，我們自己有能力，方談得上與別人聯不聯，現在還談不上。關於這個問題，我只能說到這裏爲止。

（三）先生問小資產階級與準小資產階級的區別在那裏？這是現在一個很麻

煩的問題，也是許多人爭論不清的問題，要詳細答復，便須牽連到整個的階級問題。我在這裏，只能很簡單地答復先生：所謂小資產階級，其實並不是一個嚴格的社會階級，他只是些經濟關係相彷彿的社會層，其成分非常複雜。大體地說，小資產階級有幾個特點：（一）自己有全部或一部的生產機關；（二）自己從事勞動，原則上非靠剝削來生活，也非經常地受剝削（這裏所謂剝削，專指經濟上的，非指政治上的）；（三）私有觀念很強烈，缺乏團體生活的訓練，個人主義的思想很發達。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就是自耕農，半自耕農，手工業者，小商人。這些小資產階級，都是舊式小生產制度遺留下來的。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又產生一種新的小資產階級（或謂中間階級），即所謂智識階級，如教員，律師，官吏（不是官僚），軍官（不是軍閥），事務員，工程師，律師，會計師，醫生，藝術家，著作家等，即一切靠腦力勞動為生活者。這就是通常所謂小資產階級底意義。所謂準小資產階級，就是指那些經濟關係接近小資

產階級的人們而說的，我說佃農是準小資產階級，便是這個意思。從受剝削一點來說，佃農是接近無產階級的（所以我有時說佃農是半無產階級），但是佃農多半自己有一部份生產機關（如房屋，家畜，種子，及資本），私有性很強，且能處分自己勞動的結果（自然是一部份），其欲求是要做到耕者有其田，對於土地的關係很密切，實接近於自耕農和半自耕農，所以我覺得叫他爲準小資產階級還適當些。總之，所謂小資產階級與準小資產階級，並不能有嚴格的區別，如資產階與無產階級那樣明顯，因爲小資產階級本不是嚴格的社會階級。

（四）先生認定要統一黨的組織，只有國民黨本身充分的發揮革命性，盡力的去爲大多數窮苦羣衆謀利益，站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三角革命聯盟的立場，去努力實現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三民主義，我完全同意。我始終認定，我們爲集中革命勢力，爲統一革命領導權，去反對共產黨組織的存在，是有意義的。如果我們自己不革命甚至於反革命，我們自己不爲多數窮苦

民衆謀利益，倒反不許別人去革命或怕別人來革我們的命，倒反不許別人去爲民衆謀利益，是天下最可恥的事情。我以爲革命的三民主義者，總理的真正信徒，絕對不應該站在反革命的立場上去反對共產黨，也不用如臨大敵地懼怕共產黨。我們如果確信革命的三民主義是可以救中國的，可以解除大多數民衆的痛苦，爲什麼還怕共產黨呢？我們那樣怕共產黨，不是證明我們自己的弱點嗎？只要我們自己脚跟站得穩，死守着革命的三民主義，努力爲大多數被壓迫民衆謀利益，中國革命的領導權一定會落在我們手裏，共產黨是爭不去的，因爲他的客觀基礎過於薄弱。如果像現在有些人們，站在反三民主義，反革命的立場，去反對共產黨，屠殺共產黨，我看只有製造共產黨，促成社會大亂，帝國主義干涉，世界大戰，以至於犧牲了整個國家和人民。真正總理的信徒，應該堅決地反對這種反動的行爲。總之，我們要消滅共產黨，恢復革命的國民黨，鞏固革命的國民黨，都只有依靠我們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行動，除此再無別

法。

以上已經簡單地答復了先生所提出的問題，先生如有意見，仍望明白指教。

施存統 一九二八，八，十四